

# 五味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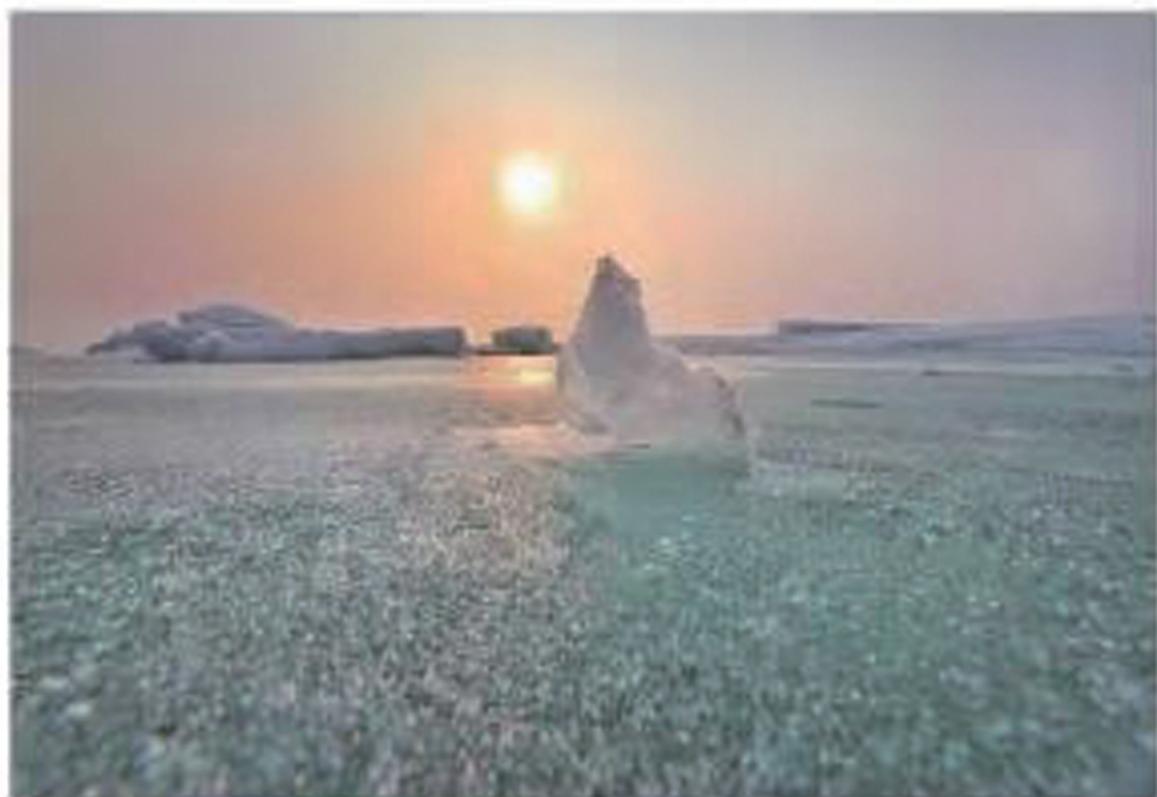


2021年4-6·合刊

(总第236-238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大新出印字232708



摄影：惠向东

牡丹江市联通公司

## 关于文化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梁晓声



# 五味文学

主 编：闫善华  
校 对：邢秀芳  
编印单位：塔河县联通公司  
《五味文学》编辑部  
发 送：系统内部  
承印单位：黑龙江省龙江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印刷时间：2021年5月  
印 数：300册  
期 数：第236-238（合刊）

## 目 录

---

### 【精英在线】

4 托起正义和权益的责任 詹 宇

### 【企业风采】

6 美莎克来临之时 韩俊彪

### 【温馨家园】

7 食堂里的烟火情 侯艳秋

### 【他山之石】

9 你是一株植物（外四首） 胡 伟

11 成都印象（组诗） 廖耀国

24 朝拜伟大的纸（散文） 裘山山

20 夜空撩开一道雪亮的伤痕（评论） 包临轩

30 二胡（小小说） 于德北

13 心向远方（外三首） 王 波

16 行走在抒情诗上的感觉（诗歌） 王晓春

17 微风拂动（组诗） 林建勋

28 我的老家情怀（散文） 杨会三

---

---

## 【红豆语丝】

- |                |     |
|----------------|-----|
| 8 你让我依然年轻      | 宫 明 |
| 32 永远活着的老兵     | 梁志敏 |
| 34 雪梅香·春雪（外一首） | 李丽华 |
| 35 家国的变化       | 王富英 |
| 36 北国之春（外一首）   | 齐秀梅 |
- 

## 【映山红园地】

- |            |     |
|------------|-----|
| 37 故乡的红毛柳  | 曹殿武 |
| 40 石榴      | 姜小超 |
| 42 求助电话    | 王洪军 |
| 44 想念老屋    | 邢秀芳 |
| 46 大哥是个嗜书郎 | 杜洪秀 |
| 48 迟来的春天   | 朱秀梅 |
| 52 花开的声音   | 闫善华 |
- 

## 【松脂飘香】

- |         |     |
|---------|-----|
| 49 生有可恋 | 刘艳琴 |
| 54 青果   | 姜 凯 |
- 

封面题字：陈 录

版式设计：闫善华

封面图片：张绪良

排 版：王淑兰

本期校对：顾昭兰 曲新玲 刘 颖 王淑兰 张 颖

---



### 征稿启事：

为弘扬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使《五味文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和地域文化建设做贡献，特向全国联通系统内和系统外作家、文学爱好者征集文学作品。征稿内容：反映本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感悟生活中的真善美，倾诉人生中的苦辣酸甜，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等积极向上的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文学作品。

为了树立黑龙江联通企业形象，宣传地处祖国北疆黑龙江联通人的精神风貌，新开辟《企业风采》、《精英在线》、《温馨家园》这些栏目，诚征符合这些栏目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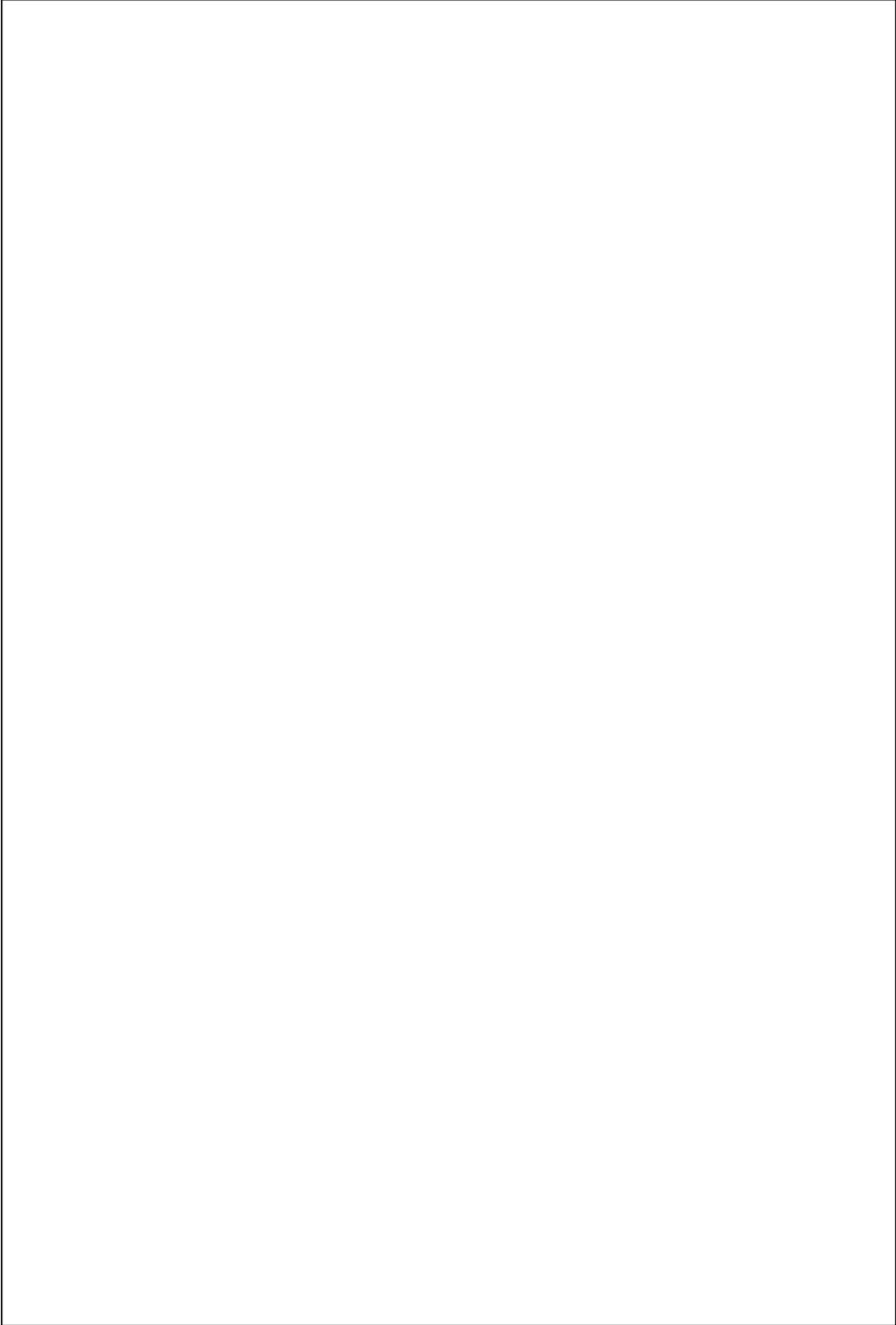
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将优秀稿件推荐到其它文学刊物刊载。

本刊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塔河县建设大街 78 号  
联通公司《五味文学》  
编辑部

邮 编：165299

联系电话：0457-3636012

电子邮箱：3636012@163.com







# 托起正义和权益的责任

——记国资委“中央企业优秀信访办主任”黑龙江联通信访办王是庚

詹宇

他在黑龙江联通信访岗位任劳任怨工作了6年！

6年来，他用真情维护正义和公平，用真心托举企业的利益和群众的权益，处理各类信访案件200多件，全部妥善处理。他坚持原则，用智慧和汗水化解了多项信访积案，促进了企业和谐、社会稳定。他就是黑龙江联通信访办主任王是庚，日前光荣获得国资委“中央企业优秀信访办主任”荣誉称号。该荣誉在中国联通信访仅有一人获此殊荣。

不辱使命解决信访重案。处理信访工作，不仅需要出色的接访技巧，以理服人，更需要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在贯彻落实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中，黑龙江联通信访

办主任王是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致力于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实际工作中，王是庚主动接访、勇于担责。自2015年任职以来，先后接访209次，其中集体上访33次。在接访过程中，他始终带着感情和责任接访，坚持“三到位一处理”原则，不仅赢得了上访人的信任，妥善解决了各类突出矛盾，更重要的是化解了多年积案。哈尔滨玉泉电缆厂电线分厂群访事件持续17年，涉访人员接近300人，为化解争端，王是庚作为专项工作组的一员，一方面帮助上访人员分析信访诉求中的合理成分寻找解决诉求

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紧紧依托政府力量和相关政策，最终有理有据的成功化解了该群访事件。目前，该事件参与上访的 297 名人员已有 295 人根据政府有关政策参加了改制，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其他人员也服从国家信访三级终结程序规定最终息访。这个信访积案化解案例成功入选了国资委 2019 年度优秀信访处理案例集。

创新管理提升信访队伍能力。为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履行为民解困、为党分忧的神圣职责，王是庚在信访工作中特别注重加强初信初访化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的化解率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来完成。通过不断加强全省、地分公司初信初访工作意识和力度，夯实属地责任，黑龙江联通信访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上述工作同步，王是庚全力加强信访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不仅两次组织修订了《黑龙江联通信访管理办法》及相关工作制度，还参与了《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信访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修订，同时，积极组织全省信访干部开展培训，有效提升了全省信访干部管理水平。

无怨无悔树立榜样获各级领导赞扬。从事信访工作意味着奉献和牺牲，王是庚主任自担任信访办主任以来，多次到外地开展协助政府部门化解信访事项工作，对重要的信访意见主动赴信访人所在地送达，每次他都要克服家里老父亲无人照顾等困难，从来没有向企业提出过一次要求。王是庚在信访工作中表现出的忠诚奉献、开拓创新、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品质和精神不仅得到了国资

委党委办公厅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和黑龙江联通公司各级领导的认可。黑龙江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刘炳坤获悉王是庚获得国资委“中央企业优秀信访办主任”荣誉称号后高度重视，特别批示要加强先进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号召全省相关工作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化解信访矛盾、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营造企业稳定、良好发展环境。

面对信访工作取得的成绩，王是庚说：“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仍有挑战。我愿始终站在信访工作的第一线，任劳任怨，为企业负责，为员工解忧，托起正义和权益的责任。”

（作者：黑龙江省联通公司）



# 美莎克来临之时

韩俊彪

有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依然难忘。特别是去年台风“美莎克”袭击了大庆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在眼前闪现。

9月3日下午19时左右，云网运营中心值机员周立峰同志，忽然听到急促的警铃声响，他立即赶到告警地点，发现是水浸之处系统发出的警报。

根据报警系统的位置提示，他来到出事地点，看到了四楼客服中心的棚顶漏雨落到地板上，进而流入地板下触发了报警器。

作为专业人员的他清楚的知道，地板下面的3楼是大庆联通分公司的传输中心机房，如果受到水灾，后果不堪设想。

他马上向主管部门汇报情况，随即召来行政值班人员，打开漏水区域地板，擦干积水，又扛来防水塑料布铺在地面上，并利用地板支架，做成一个个集水坑，防止雨水流淌，再次出现渗出。

经过细致检查，周密防范，确保了传输设备万无一失。

这次“美莎克”台风袭击事件，检验了联通人应对恶劣天气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也涌现出一些令人难忘的场景。

机务员周立峰患有严重腰间盘脱出，平日难以弯腰，但在这次应急处理工作中，他不顾病痛，积极参与，展现了作为一名联通人的责任心和忘我的精神。

电力机务员何文淼，在得知情况后，顶着狂风、冒着骤雨，在深夜里主动赶到单位，参与到抢险工作中。

值班员周立峰始终坚守在待令现场，每隔一会就清理一次积水，一直坚守到客服工作人员上班。

这次涉险时间经过大家努力，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检验了联通人对于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体现了联通人凝心聚力的团队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作者：大庆市联通公司)

# 食堂里的烟火情

侯艳秋

人间烟火气，最抚世人心。一啄一饮，正好印证“民以食为天”这句话。

肇东市联通食堂是保障联通员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部门，用心做好食堂的一餐一饭、一菜一粥，营造清洁舒适的就餐环境，不仅关系到每位员工的工作状态，而且直接影响到职工的身体健康。

作为一名食堂工作人员，我深知做好后勤保障、保证每位员工的饮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作为联通公司的一份子，就得融入到这个集体，就要和所有的领导和员工一样，努力去拼搏，殚精竭虑，认真地把食堂工作做到极致。

时光飞逝，我在联通食堂工作将近十余载，看似简单，有时也让你忙得焦头烂额。一个人在这几平方大的地方，早起晚归，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有时单调得让你喘不上气来。挥洒你的汗水，磨练你的意志，把点滴的小事做到极致，即使不事事如意，也需要付出一番努力。比如一道香鲜酥嫩的熘肉

段，也能使你感到别样的滋味，肉段在锅中翻滚着，油温升高，它不时的突然蹦了出来，油珠飞溅到你的手上，手瞬间缩了回来，顿时手被烫出了好几个大红点，会出泡吧？心里这样想着，抬头一看时间饭点将近，忘了疼痛，又熟练的做着。想到大家每天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虽然有时不那么完美，但我会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食堂不仅是员工就餐的地方，同时，也成了凝聚员工积极向上精神的场所。还记得那年喜庆元旦那天，单位组织包饺子比赛活动，想起了那天的画面真让人特别难忘。我将各种食材准备就绪，参赛的人陆续到来，各个班组精选出来的能工巧手们，手里拿着上战场的工具在窃窃私语。这时办公室赵妍宣布比赛开始，就看各个小组选手撸胳膊挽袖子，猛足了劲，拿出最快的速度，分工明确，有擀饺子皮儿的，包饺子的，摆饺子的，就连旁边喊口号的都累出满身大汗。相机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留住这精彩的瞬间。比

赛的人，有的时不时地喊着没有面了。我在他们之间穿梭着，跑来跑去的，一会帮着拿台上的奖品，一会跑过去递饺子皮、饺子馅的。

时间一分一秒一过去了，比赛激烈地进行着，再看比赛的人们，有的忙得脸上沾了面，也顾不上擦，手不停的忙着，个个像“花脸老虎”一样，那场景即热闹又让人兴奋。

一个小时过去了，比赛结束，评选一、二、三等奖，获奖和没有得奖的，个个喜笑颜开，心里都美滋滋的。圆滚滚的饺子在锅里翻滚着，飘浮着。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的胜利果实，品尝着联通人辛勤付出，展望着联通更美好的明天，脸上露出一一种幸福感！

这就是我们联通食堂，每天大家都聚集的地方，它点亮我们的生活，希望它像一粒种子在每个联通人心中发芽。

联通食堂，十几平方米的地方，虽然终年累月被“深锁”其中，但我却其乐融融。这里既是我的起跑线，又是我人生马拉松的战场。在这里，油盐酱醋米面，点亮了我的人生火炬，燃放我的智慧火花，闪现青葱岁月的花样年华。我区区一个小女子，也和那些冲在营销维护一线的联通男儿一样，向生活、向岁月、向企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员工在食堂里不仅“以食为天”，还增加了很多生活和工作的乐趣，这份因“食”得到的情，给彼此都带来无限的乐趣和暖暖的情！

（作者：黑龙江省肇东市联通公司综合办）

## 你让我依然年轻

宫 明

不让我穿着老款的衣衫  
不让我流露生气的言语  
不让我的肌肉劳损 骨钙流失  
不让我轻易地遗忘 叹息 唠叨或者回忆  
不让我睡那么少的觉 打那么深的呼噜  
不让我得意地豪饮或者海吃  
你是不让我老  
让我依然保持年轻的身心  
那么我接受这一切  
我愿意  
我愿意和你一起  
为一次日出而爬上风大的山巅  
为一道数学题而争执得面红耳赤  
为一顿地道的小吃而刷网 排队  
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跋山涉水  
我愿意  
愿意在时光的长河里等你  
等着陶醉于你的嫁衣  
等着你的娃们和我嬉戏  
等着你 像我这样的年纪

（作者：佳木斯联通党群部）

# 你是一株植物 (外四首)

胡 伟

在山坡 你青翠欲滴  
花香四溢  
古老而又坚强

我从你的身旁经过  
流连忘返 我的声音  
低沉而厚密

你是一株植物  
而我是一种动物  
你的光芒射进我的体内  
照见我过去慌乱的蹄声

我是停歇下来  
成为一株植物  
还是继续迈开步伐  
奔腾如昨

一种动物在  
一株植物前  
成为新的物种  
而山岗上清风继续吹拂

## 我愿你

我愿你是一只带着露珠的玫瑰  
在我手里 用刺扎我 还不敢放弃

我愿你是一只白色的小鹿  
轻轻地啃吃 我心里干净的草地 鹿鸣呦呦

我愿你是一个繁茂的花园  
我是星空或者太阳  
天天照你 而你毫无察觉  
草木茂盛 花香四溢

## 一朵花儿

一朵花儿 分别四朵花 穿过童年干涸土地  
来到草木生长的地方

一朵花儿 被乡土的风吹过  
根茎结实 接受雨水  
用书写的方式 展示花瓣

一朵花儿 在静静的植物园里

结出自己的果实  
蜜蜂飞舞 消失绵绵的四季

一朵花儿 星空之下 暗香浮动 被外地的一棵草感知 发现花的时空 发现自己的泪水 不能跋涉  
现在 一朵花儿  
在阳光露珠的闪亮中 以温暖的方式进一步靠近安静的草木 保鲜它们的芳香  
黄土地逐渐变得温润

## 苏 醒

一粒种子 在干涸的土里萌发  
乡野的风 阵阵抚过  
雨水 滴滴淋过  
出落得枝繁叶茂  
根茎结实  
终于 在一个清晨  
开出了潋滟的花

蜂来 蝶来  
她像拒绝寒冬一样  
拒绝喧嚣  
要把孤单嚼碎  
结出了果实  
变成了自己的种子

再次苏醒  
她闻到了同类的气息  
一叶草 挂着被阳光雨露点亮的露珠  
对她凝目

像一头双眸如湖水般的鹿  
治愈一切

## 早晨的和声

今天早晨醒来(一堆书在枕头边不安分的过夜)  
你切断昨夜的牵挂(新作家女生言叔夏冒出来代表新的势力)  
手机的信息总是占据你的清晨(实力派作家余华被译林出版社沉稳包装登场)  
你爱看的今日头条把世界压扁给你(邹静之的诗和剧还在等待呼唤)  
朋友圈的信息依次让你看看他们关心什么(昨天是世界读书日, 出版社们很忙碌)  
你的微信群敞开互动的大门朋友用文字召唤(爱书人被打折的行情诱惑加量订阅)  
点对点的老朋友很早就有微信问候(快递员因为书籍沉重比往日更忙)  
你是进入哪个空间? 有点犹豫(这几年出版的书漂亮得如美人价格直线上升)  
时间还早, 一看才六点(爱书人更爱书了不爱书的人更不爱书了)  
进入手机里哪扇门飘进哪个世界还是继续补充充足的睡眠(书籍古老的模样还在与手机妖娆的模样抗争)  
你在春天的早晨被分裂成三部分: 缺觉的睡眠, 鲜活的手机, 敦厚的书籍(被大脑和手处理过的书和即时的手机和残缺的睡眠会握手言和吗)

(作者: 中国林业文联作协会员)

# 成都印象（组诗）

廖耀国

## 杜甫草堂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诗圣杜甫美名扬

世界诗坛巨匠  
中外文人探访  
回顾历史话草堂

千百年时间过去  
千百万后人在忙  
研读杜诗感叹精神之高尚

行走大世界  
穿越大西洋  
谁能忘记中华民族之大唐

杜甫草堂依然在  
回想先生的诗行  
立足成都著诗章

携家别蜀去  
鄂湘以求祥

不料故友离世再彷徨

小船往返驱  
洞庭湖上凉  
一家老小以船为家怅然航

欲回长安城  
调舟已北上  
在漂泊中病死于湘江

一代诗人离去  
一个时代辉煌  
是哀是乐均给世人留下无穷的感想

如今游成都  
首选去青羊  
因为那里有蜚声全球的草堂

## 街头艺术家

一个个流浪的小伙  
一个个流浪的姑娘  
一个个大叔与大妈  
都走在天桥与大街之上

为行人献艺  
向路人歌唱  
明月下的情歌  
激荡在人头颤动的中央  
无名的组合  
挥动着残疾的翅膀  
不管专业与否  
他们都尽情地张扬  
没有人拷问他们艺术的底蕴  
没有人叩问他们进过什么学堂  
面对一张张蜡黄色的脸  
不问也知道他们久经风霜  
城管对他们网开一面  
警察向他们打开同情的心房  
歌声把街道震动  
激情把嘈杂虚晃  
一曲曲悠扬的旋律  
穿透黑夜的胸膛荡漾  
即使尽情演绎  
也没有多少人驻足观望  
动听的歌声抒写他们的艰辛  
动听的琴弦展示他们的彷徨  
艺术的本身掩盖不了他们的身份  
追求的目的代表着他们的流浪  
所有人都知道在艺术的后面——  
汇聚的爱心浓缩在他们前面的那个纸箱

## 成都印象

成都 成都  
到处都是大厦高楼

时空被房屋挤破  
蓝天被雾霾忽悠  
稍微有点空隙  
又是公路铁路  
  
时间泼到地上  
大车小车载走  
每一辆车停下来  
就有不同的口音往外流  
  
街上行人成千上万  
不同的服饰展示不同的风度  
还有那匆匆的步履  
记载着天府之国各种各样的心曲  
  
总府路赛过盐市街  
天府广场胜过春熙路  
最得意的霓虹灯炫耀着彩色的眼睛  
在大街小巷舞动时代发展的节奏  
  
我在城市名人酒店朝外观望  
思绪的野马驰骋巴蜀  
整个夜晚都无法平静无法入睡  
在心里不断感叹  
成都 成都

（作者：苗族，研究生学历，教授职称，现居北京。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中改视播传媒集团董事长、《新时代文学选刊》杂志总编辑）

# 心向远方

(外三首)

王 波

向往着山那边的风景  
是呼唤或憧憬  
这些都来自远方  
注定今生我要远行

村边的茶马古道  
已远去了驼铃声声  
夜间或有明暗的篝火  
依稀传来沧桑的羌鸣

顺河西走廊西行  
黄沙漫漫或累驼劳雁  
前方白天游走着苍狼  
夜晚只有夜星  
把命运交给向往  
如同三毛向往心中的草原、橄榄树  
去完成责任赋予的使命

永远让心情澎湃  
让眼睛追随光明  
让行动诠释生命  
安逸无为弱化  
不是我追求的光景  
升华、升腾  
像焰火、彗星  
把周边燃明  
像涅槃的凤凰新生、永生

## 春 天

乍暖还寒  
料峭春寒  
怎一个寒意了得  
慢慢地人们走上了原野  
河面冰凌已开  
柳在发绿 一袭柳烟

潭汨汨涨  
天渐渐地暖  
夜出奇的静  
倦犬沉默偶鹅鸣  
依稀远而近叫声连连  
头顶过一群雁  
春在北延如决堤春潮  
一泻千里  
铭在心中的苦寒  
也渐行渐远

不应有恨  
属于你的不会缺欠  
你将“一枝梨花春带雨”  
春天不会迟到  
你就是春天一员  
你的美艳将点缀春天

河开河，人开工  
心情是最好的开端  
惊蛰的物慢慢活泛  
春天让你想象无限  
春江花月夜  
琵琶声声玉落盘  
丝竹丝丝缓  
多少情愫结美眷

创意和写生  
原系绿水间  
什么是春天？

你的人生你的向往  
交付时间  
一切能变现

## 重阳情话

多少次历经的回想  
还有写在梦里的向往  
又见到了天上的高阳  
那缕缕的光亮和光芒  
如琴弦连在源上  
是仪式般庄重安详  
黄钟大吕无丝竹  
只见大河东去  
太阳送来一树树果香  
丰收了秋实一仓  
仟儿斟一樽樽酒觞  
还有婆娘满上的茶汤  
不禁一切都好  
上弦月未圆  
兄弟回赶忙  
原上还有未收净的秋粮  
秋夜白、秋露凉  
空中弥微霜  
高堂静父梦乡  
静心仅一望  
净了水塘蛙不唱  
荷残白莲胖  
今年的奔忙  
镜透心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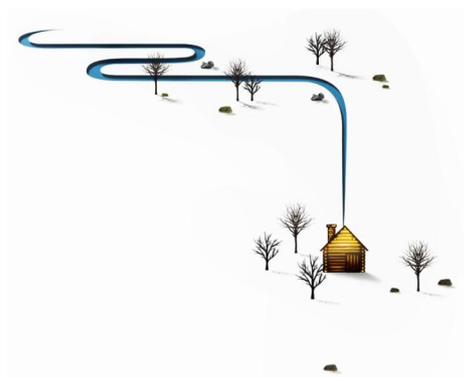
家还在  
双亲无恙  
仿佛回到春天  
时光还我一树树芬芳  
秋夜不凉  
一阵南翔雁行  
唱着去了远方  
秋，或故乡  
给了一个地方  
让奋斗者把心安放

## 我想着妈妈浸的茶汤

做一下畅想  
自由不再是奢望  
依偎母亲身旁  
和着春天的阳光  
蕴一壶茶汤  
没有想到这样奢望  
想想心里有一丝凉  
普通人小事一桩  
我却不一样  
自从入了警队  
穿上这身庄重的警装  
岁月伴方墙  
我始终匆匆的模样  
岁月一晃一晃  
30 多年  
时光就这样走光  
多少次爷和娘  
侧目家门望

人流茫茫  
金盏茶泱泱  
一碗茶的时光难思想  
妈妈我在忙……  
你看鬓间白发长  
新冠来，烽火亮  
任务突来揖(别)爹娘  
电话里“爹、娘，我正忙”  
“我正忙 不久回家乡”  
工作就这样  
时光就这样  
子非鱼 安知鱼想  
你望 你望  
鱼水眼睛里也有泪光  
今天我很忙  
我想着妈妈浸的茶汤

(作者：山东省济宁市)



# 行走在抒情诗上的感觉

王晓春

朔风穿越中央大街上的  
美神与战神的石塑像  
蹂踏着石头前行 天空  
转动着爱与恨和生与死  
而我衣服上的两个口袋里  
各装了一个梦想  
能够猜测出那是什么梦  
我正和我的诗人女友  
坐在马迭尔西餐厅讨论着  
里尔克和保罗·策兰的  
意象诗 还有托尔斯泰  
和贝多芬 前者在晚年  
是俄罗斯的道德模范  
后者是举世闻名的“乐圣”  
他们都创作出了  
惊世骇俗的作品  
何以如此 也许是  
他们的痛苦和天才  
一起催生了他们  
心中的梦想

我和我的诗人女友是在  
这条中央大街上的一家  
俄罗斯餐厅认识的 当时  
我和几个朋友在餐桌上  
推杯换盏 喝到兴奋时  
诗意满腹 脱口吟道——

忧郁是杨贵妃消失在马嵬驿时的美丽身影  
忧郁是林黛玉葬花时的凄美面庞  
正当我沉吟不定时 临桌的  
一位女子开口吟道——  
忧郁是梦露瞳孔扩散时的那对碧眼  
忧郁是戴安娜遇车祸时散发的那一缕香魂

此后 我和那位女子成了  
恋人 亦即现在的诗人女友  
人与动物舞会如火如荼  
舞会的中央悬挂着条幅  
人与动物和谐共存  
共建地球幸福家园  
参与者至少有一半人带着宠物来的  
有猫、狗、鸟、猪、松鼠等  
还有一个人带了一条花蛇  
我和我的诗人女友也参加了  
她属虎 戴了一副老虎的面具

夜让梦有了展示舞台  
也有了栖居之所  
这里是兑现诺言的地方  
也是实现梦想的最佳场所  
天河岸上盛开出一座农庄  
窗口对着滔滔不绝的  
混同江和太阳岛……  
屋内有比幽灵更忠诚的心仪之人  
能够随时进入实质的爱情  
此后 有一种  
行走在抒情诗上的感觉

（作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微风拂动 (组诗)

林建勋

## 当麦子遇见穴风

麦子一生都顺着风走  
荡起青色或者金黄的麦浪  
麦子最爱微风，风一过  
可以及时回站到原地  
而这个秋天 路过田野  
我看见一片片倒伏的麦子  
软塌塌，再也无法  
擎起高傲的头颅——  
可悲的麦子啊，在宝贵的灌浆期  
遇到穴风 这多像  
患脑血栓的父亲 在麦地  
用半边身子努力拖着另半边  
却怎么也不能 从小垄的垄沟  
爬上垄台 这多像我们  
被一阵穴风扑倒 而没有力气  
再扶起自己 只能这样  
不青不黄地  
走向短暂生命的尽头

## 风在白杨树上洒下灰尘

雨说下就下 洗净后的  
白杨树更加挺直  
水在我们眼里  
由雪转换成雨  
让春天始终保持晶莹  
而我知道一场雨过后  
还会有另一场雨  
以洗刷我们的罪  
雨与雨之间隔着晴空  
是谁在暗中操纵  
风一步步推动着灰尘  
落在杨树的枝干上 用不了太久  
也会落在新枝和叶片上  
越来越大的风  
越来越多的灰尘  
不断堆积于我们身体的每一处  
像不断加宽加厚的罪  
在等待一场透雨

## 当杨树墩上的枝叶爬上脚踝

我们称之为生命  
被随意栽下  
培土 浇水 并用脚踩实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  
所做是无用之举  
直到这些无用的事物高过我们  
这令我们万分惊讶  
——而若干年后  
我们砍伐了它  
每天 从在它肢体的案板上  
剁肉切菜开始  
到用它骨头的牙签剃洁牙齿结束  
这是假想也是现实  
其实我站在那儿从未移动  
直到面前光秃秃的杨木墩  
再次分出无用的枝叶 亲昵地  
爬上我沉默的脚踝

## 我只爱我的白银纳

嚼一片杨树皮  
体会酸苦中的一丝甜  
倚着一棵树感受她的高大  
温暖和宽广  
几十年 从幼苗到参天  
我在倚着我的白银纳  
倚着她的飘摇 苦难和倔强  
我知道 这样的杨树  
也遍生于他处

背负着相同的使命和心事  
但我独爱眼前这一棵  
并愿意为她 仰头或俯身  
倾尽体内最美的烛火  
在这个黄昏 我们站在一起  
喷涌的黑 与光亮的白  
不断碰撞 缠绕 交融  
一切都在逝去 万物消逝的样子  
多么像我们刚刚出现  
互相依偎 像滚烫的红尘中  
紧密咬合的两个齿轮

## 花开花落

山丁子花满树的开  
一个孩子被花瓣勒细的童音  
像重构 也像撕裂  
再向前几步 就是另一树  
在微风中 像两个人  
努力倾斜着身体 为一双耳朵  
递上湿润的厮磨和低语  
山丁子花  
落下。也是满树的  
仿佛神的指令 需要呼应  
仿佛这就是  
你能接受的世界  
来得缓慢 去得匆匆  
在风干和腐烂之前  
一样的片压着一片  
一样的厮磨和低语  
像浅粉的香气一点点退出凡尘

像孩子逐渐  
变粗的声线  
带入了一丝伪装和感伤

## 微风拂动

手一指 青草爬上了山坡  
手再指 草间缀上花的繁星  
低头穿过田间小路的人  
都是感伤的绝句  
可现在，我还没打算抒情  
空旷的田野，蛙的合鸣是一把折扇  
阳光是一架缓慢的挖掘机  
给了我一件温暖的衣衫  
沿着田野一直走就是家园  
纤细的炊烟如一部诗集  
在你犹豫是否继续翻动的时候  
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美景合拢

## 那些无用的花

那些花是无用的  
茄子花 洋柿子花 被苞米杆举起  
或豆苗夹在腋下的花  
以泥土的贫瘠 和凋落后  
纤弱的果 滋养村庄  
它们顺应节气无言地铺遍荒野  
为这无用的花  
父亲放下彻夜的睡眠  
用烟袋锅充当 明灭的灯盏

为了让无用的花香不凋落  
母亲走动总是蹑手蹑脚  
慷慨地浇出一生的花瓣  
在田野一块斑驳的花布上  
我像一块孤独的补丁  
被越吹越细的炊烟领着——  
在长长的地平线的琴键上  
被时光之手一再吹散

## 我只是枝头的一枚叶

一枚落叶 一辈子  
都在寻找 先是顺着风 飘了一阵  
又追着归乡人的脚步  
走了一些弯路  
它是怎样离开  
寂静的村庄  
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  
是不是都想要回去  
找回自己的本真  
而秋天已经很深了  
我仍旧挂在枝头 藕断丝连  
我在等风和  
将至的严霜  
加速与树枝的决裂  
我在等 血管不断膨胀的热度  
彻底凉透 才会下落

（作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发表。出版诗集《手心手背》《掌心的白银纳》）

# 夜空撩开一道雪亮的伤痕

包临轩

在 21 世纪曙光降临之前的沉沉暗夜，诗人似乎是提早醒来的一族，他们首先感受到那一缕激动人心的晨曦，同时他们也因等待的躁动和焦灼，而使内心饱受折磨。不过，诗人表达对未来的前瞻和对时下生活的体察总是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因而，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对“曙光”和“暗夜”的状写也各有千秋。北方诗人文乾义五六年来陆续发表于《北京文学》上的几组诗歌也以其时而激越时而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那些体悟、揣摩的遥想，不过这一切都掩藏于具体诗作的丰富性之中。我在此要着重指出的是，他的诗由宽广的北国荒原渐渐移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些角度，它通过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逐渐生成的现代人的内心渐次深入的刻画，而使自己的作品与别

人一样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时代蕴藉。

从文乾义 1991 年之前的诗歌表层即意象层面上看，这里主要是指组诗《荒原》、《过去与现在》、《生命走向》，都具有极大的叙事成分，诗人似乎仅仅拥有一个讲述者的身份，而不是直接参与诗境之中，诗境似乎只向他人提供北部荒原的事物、北部民族古老野性及其活力的生存本相，而作者本身的主体性是缺席的。但后来的阅读使我终于意识到，诗人怎么会只简单地满足于讲一个关于北方的故事呢？他一定有更深的用意。那么这些诗的真正旨趣在哪里呢？

确实，假如对节奏日益加快的都市生活有较深切的体察，似乎不难发现都市人逃避都市的心理趋向由来已久，而且作为现代社会的伴生物，这一心理趋向越来越突出，都

市人将如何安置自己的灵魂呢？如何为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出路呢？都市生活以其数不清的规则磨砺人的意志，消磨着本来就不发达的个性。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团模糊的灰色，文乾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以诗人通常具有的敏感性意识到了，或确切地说以切肤之痛感觉到了这些，于是他以荒原为突破口为现代都市人开辟一条似乎可以自由呼吸、自由伸展四肢的虚幻空间，就像当年风行一时的寻根文学所做的那样。他写拓荒者，写“远方，有森林”，他还在拓荒者的身上演示事实上只能属于诗人的对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的渴望和梦想，借荒原人表达对充满冒险和刺激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以此抗拒真实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和平淡无奇：“你的哭声是血液的火焰/爬行于潜伏的悬崖瑟瑟发抖/空气制作的硬壁引你没有节奏叩击/回应把你的愿望推向遥远……躺倒的衰草喊一声血色”（《拓荒者》）。从这样近乎英雄主义的富有崇高、悲壮色彩的图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诗人的宏大追求和被唤醒的、被强化的回归欲望：如当初垂望乡土般多情多义，那不驯的精神如烈马正腾空而起，似乎正在引颈寻望已失去的辽阔原野。诗中依然有嘶鸣、奔突，有昂扬奋蹄，有倔强的头颅迎向万里云天，尽管身居鳞次栉比的坚固的摩天楼群，尽管脚下并无茫茫原野。和许多诗人一直在做着的那样，此时的文乾义为我们这些被自然抛弃的精神浪子苦心营造着家园，营造着那难以找回的广阔时空，而且，诗人那难以抑制的焦急心情渗

透于字里行间。

所以，在谈他的这些北方荒原诗篇时，超越这些表面的粗犷气象，也无法获取壮志豪情，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困惑中无法逃开的沉重，这沉重源自于诗意的夸张境界与现实境遇的对比，这沉重源自于诗人煞费苦心、惨淡经营的“荒原”并不能真正使我们解放出来。这正是文乾义几组荒原诗歌的文化意义：困窘、矛盾、左右为难。这种效果又使文乾义的诗从“寻根”情结中或多或少游离出来，而获得了新的时代属性：它们的夸张性反而把我们灵魂中潜在的困顿暴露出来。文乾义似乎试图让我们暂时逃避出实际情况，去那本来退出时代的远方和昔日，以缓解内心压力。

不过，对诗人个人而言，这些荒原诗仍有其阶段性意义，它们超出了题材本身的限制而拥有了以往荒原诗所不具备的个体精神的审美意味。不仅在内涵，而且在艺术处理方式上，都较之昔日北大荒诗歌有着明显的跨越，因为文乾义在自己的诗中修正了对北部和荒原的传统理解标准，赋予了更多的生命意义和象征性，同时也注意把物理时空的叙述改为心理时空的叙述，以心理发展而不是以物理事实为依据布局谋篇，从而使“荒原”这一古老意象在新的组合、新的结构中有了新的内涵。

但是，文乾义终于在荒野上拨转马头，对自己的创作路子做了重大调整。从1991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再也不能称文乾义为北方诗人了，因为他已走出了那片沼泽，跳开了

旧的个人生活经验的局限，而拥有了更广阔的背景和更复杂更斑驳的意向组织。这背景，这新的意象，不再与某个特定的地域有关，而是与诗人日渐丰富的、发展着的内心世界相钩连，我尤其强调的是，也同诗人阅历的增长、步入中年后的心境相关联。

近来有人提出“中年写作”是极有价值的批评切入点，我深以为然并拟在此试图从这一新的角度来讨论文乾义1991年后的诗歌。当然，中年写作不仅仅指生理年龄，从创作心理机制上说，更是指“人生、命运、工作性质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冬天写作业，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和将逝之物之间，在词与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很明显，文乾义的诗风由张扬而趋于内敛，似乎是在含胸收腹，心事重重。他的世界变得隐秘起来，不易为人索解。三年前还风风火火，但如今叙述的声音已由高声大气一下子落入低调，带有独白、自语的特征：“从月亮边缘滑落/掉进空荡荡的房间/此时/音乐已经停止/墙壁上爬满无声的欲望”（《假面》）。假如说写荒原的文乾义，极注重与读者的沟通，试图以自己铺排的句式感人、征服人，那么，1991年后的他则正好与此相反，他的叙述不再连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深藏起自己的真实梦想和某种内心欲求，以隐晦、曲折的、有些委屈的语气

对自己诉说。这时写作的着眼点似乎不再是表现什么，而是努力遮掩什么，写作似乎是被迫的泄露，因为“被笼罩的生命不停地/激起浪花/翻腾近乎挣扎”（《深水》）。写诗是内心挣扎的外显而已。

向整个世界张扬过的青春诗绪，在中年阶段悄悄聚拢，回落到内心深处。于是，文乾义的诗进入了生命体富于层次和质感的内部，变得富有弹性和变幻，诗的指向也从宏观、整体性转换到了生命的微观世界和灵魂的细部、角落，笔触终于细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深化，对于艺术来讲，是细节构成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抽象的整体性概念，文乾义转向成熟的诗艺，诗的观念也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一艺术逻辑。

组诗《幻境的南方》《最后或最初的梦》和《因为回忆》在我的阅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因为他们显然比荒原时期更耐人寻味，对人性深度的把握更接近准确。

文乾义的中年写作带有梦幻似的沧桑感和对往事绵绵不绝的回忆习惯。这沧桑感和回忆从他的诗的意境中慢慢地渗透出来，但他的诗歌语言却十分节制，简约。我想这也暗合了“中年写作”的特点。已有较丰富阅历的中年时期对自由的理解，肯定不是无限度的狂放，而是把自由止于必须性的基石之上，换言之，自由也具有边界的限度，反而是诗歌的表达也显出克制和局促，但在美学层面，对自由的不肯滥用却使作品获得了丰富的、不易确定的、飘忽的韵致，总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他的《你说你爱海》《深水》

《伞下》等诗，都是把与爱情有关的事件、人物处理的扑朔迷离，它们使读者不免猜测诗歌背后的或许带有戏剧性的悲欢离合，但无法在呈现出来的诗行上捕捉住它们。固然，诗人的主旨不是在于重视事件、往日的场景，而是以复述的外衣来陈述一种心境，一种生命状态，但我们还是感到了诗人充满负担的沉重和犹豫。诗人这种保留态度还是被我们窥见了其内心的繁复，犹如树丛掩映的古井或山泉，可以闻其水声，但无法猜测出其深度。

“和欢乐和幸福相比/死亡的生命最近/你已经被自己所证实/”（《因为回忆》）这几句话似乎足可以涵盖 1991 年以后文乾义诗歌的总体精神：惶惑、忧伤、生命为记忆和思维所纠缠。自然，激情并没有失去，但减少了盲目，多了些抑制和反省。这正是由青年诗人向成熟的中年诗人转化的一个标志吧！

我觉得文乾义在经历了多年的写作生活后，确实靠近了现代诗歌的母题：人的生存体验，人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冲突与付出代价后的妥协等等。这些矛盾并不表现为外在的社会性事件，而是渗透于日常生活与内心，人在同他人、同自己的反复争执中得到答案，这就是命运，令人迷惘的命运。文乾义表达了这些：“一次投入，会在途中/遇到意外，脚步不经意/已走错了房间”（《假面》）。正是这种经常的错失、尴尬构成了无奈的岁月。

由清凉激越、慷慨悲歌到细雨梦回，浅

斟低唱，这不仅是简单的诗风变换，而是饱含了风风雨雨，坎坷流离的生命的波折，它们使诗人不断地悟道生活、生命的底蕴及其无限性。有些“悟”或许并不昂扬，但仍然是积极的，因为它们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最有限、短暂性的强烈感受也证明了它的反面：无限与永恒的可贵，以及它们对于生命境界不可估量的意义。虽然诗人劝告自己：“最好的期待/便是/让期待之鼓停止喧响”（《一种期待》），但这是可能的吗？不久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承认：“死死不愿意放弃/瞬间走远的永恒”。这种体悟是有苦味的，但也证明了诗人不可更改，诗人无法拒绝自己，无法不去寻求永恒，那仿佛来自天国的召唤。为此，“夜空撩开一道雪亮的伤痕”（《走向生命》），怵目惊心地昭示我们，诗人指给我们看那“伤痕”，那不是私人个人的隐痛，那是我们人类整体为攀抵永恒之巅所必须付出的。缪斯在上，她作为至善至美的化身隐于群星之中，令地上的我们魂牵梦绕，我们渴望她同 21 世纪的曙光一道降临，而抹去积压于我们心头的暗夜。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朝拜伟大的纸

裘山山

去年八月去温州瑞安采风，回来后写下此篇。

我有恋纸癖。看到好纸，会忍不住拿起来摩挲。做编辑时，印刷厂拿来几种纸商议来年用纸，我总忍不住想选最好的，哪怕成本高一点。在宾馆开会，桌子上通常摆放着宾馆信笺，我舍不得在上面作记录，随手记在稿子上，把纸带回家。我的抽屉里攒了许多宾馆信笺，大都很考究，有的雪白，有的米黄，有的光亮如上了釉，有的则压着浅浅的皱纹，凭直觉，都在五十克以上吧。我还存了一些单位上早年的稿纸，有十六开的，还有八开的。年代久远，已经有点儿发脆了。但我还是喜欢放着。偶尔，我会把这些纸拿

出来，像女人看珠宝那样欣赏一番。

其实我对纸的感觉始于童年。那时候父亲在铁道兵学院教书，晚上总在台灯下备课，我会向他讨一张纸来趴在一边写写画画。那时就对纸有一种莫名喜欢。父亲对纸很珍惜，正面写过教案，背面就拿来做法演算草稿，正反面都用过了，就裁成两张扑克那么大，放在卫生间，让我们如厕用。我蹲厕所时会拿起来看，正面看不懂，反面也看不懂，就揉吧揉吧，用掉。有一天父亲很喜悦的拿回一张布满细小格子的坐标纸，他说是从教研室废掉的纸里捡回来的，还有半张好用。父亲说，这可是很好的道林纸。道林纸这个词，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童年。后来父亲用这张坐

标纸，给我和姐姐记录年龄和身高，至今依然在。

等我做了编辑，才知道道林纸就是胶版印刷用纸，因为最早是美国道林公司生产的，故得此名。再后来我又知道了双面胶铜版纸，蒙肯纸等各种好纸，还知道了纸是分类的，包装用纸，印刷用纸，办公用纸，工业用纸，生活用纸，加起来有上百种吧。买书时也会发现，纸越来越好了，质地细密，还很轻，越来越让人喜欢了。我做主编时曾规定，所有的纸必须用两面，尤其打印校对稿只能用废纸。寄刊物用的牛皮信封也要翻过来再用。

但即使如此，我却从来不知道造纸的过程，或者说，从来没目睹过造纸的过程。作为一个爱纸的人，这是一大遗憾。

终于有了这一天。

这一天我们来到温州瑞安，来到瑞安芳庄，来到芳庄东元村，来到东元村的“六连碓”，去朝拜造纸的遗迹。下雨，山路很滑，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缓慢前行。这样的行走显得颇为庄重，很符合朝拜的心境。

温州造纸历史悠久，而这个“六连碓”，则是瑞安山区屏纸生产的典型所在。在宋应星所撰的《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所谓“六连碓”，简单的说，就是六座顺着山势而建的纸碓房，即生产屏纸的作坊，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造纸作坊，与2000多年前我国的古造纸术紧密相连。

追溯起造纸，肯定要说到东汉人蔡伦。我们从小就知道蔡伦造纸，却不清楚详情。有个不那么积极的说法，说蔡伦当时造纸，是为了讨好太后邓绥。邓绥是个才女，喜欢写写画画，同时又很节俭，觉得用帛纸太昂贵了，希望能有一种质地好又便宜的纸。蔡伦当时是宫里太监，位居中常侍，他的靠山窦皇后去世了，他急需找到新的靠山。得知邓皇后这个愿望，立即表示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以至于屈居主管御用器物制作的尚书令。为造出纸，蔡伦可谓殚精竭虑，冥思苦想（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句“群策群力”，因为当时的皇宫作坊，原本就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当然蔡伦原本天资聪颖，肯动脑子，他在西汉造纸雏形的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原材料和新的制作工艺，终于生产出了可以书写的纸。他将造出的纸和奏折一起，呈给了汉和帝，龙颜大悦，即封他为龙亭侯，故后人也称那纸为“蔡侯纸”。

虽然蔡伦最终因汉和帝去世、在宫廷斗争中失宠而自杀，但他发明的造纸术却流传下来，一直福泽后人，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世界，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诞生，令人类文明有了质的飞跃。

也许蔡伦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发明的造纸术有多么伟大。在纸诞生之前，我们的祖先是将文字写在兽骨上，写在树皮上，写在石片上，写在青铜上……再后来有了竹简和

木牍，但都是些既稀少也不易携带之物。西汉虽然有了纸的雏形，原材料却是丝帛，成本昂贵。是蔡伦第一个生产出了植物纤维纸，让纸有了广阔来源。所以无论初衷如何，蔡伦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是我们的纸神，值得永远铭记。

再说回到芳庄。芳庄的屏纸，在工艺上与蔡伦的古法造纸术一脉相承，始于唐宋年间。只不过他们采用的原材料更为单纯，因居住的地方水多竹茂，故全部用竹子，水竹。据史书载，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皆因地制宜造纸，四川是用麻，北方是用桑皮，沿海地区是用海苔，制作过程也大同小异。

我们细细参观了芳庄屏纸的制作，为表达敬意，我将其过程如实写下：先将水竹斩成1米左右，再劈成指头粗的小条，再用锤子将竹子锤裂晒干，扎成捆，俗称“刷”。这道工序叫做料。再将“刷”叠排放进石灰塘，压上石块浸泡3到5个月。这道工序叫腌刷。其间还要上下翻动，称为翻塘。翻塘很累，且容易引起皮肤溃烂，不得不随时用草药敷胳膊和手。“刷”沤熟后捞出，用清水浸洗一个月，再晒干。这道工序称为晒刷。再将晒好的“刷”放进水碓房的捣臼中，利用水碓将其捣成竹绒，这道工序称为捣刷。最后将捣刷好的竹绒溶进水里，搅拌均匀，再用细竹丝编成的纸帘在浆池中轻轻一荡（捞），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重叠起来称为“纸墙”。这道工序叫捞纸。

最后用三米多的压秤压干纸墙中的水分，切成三节或四节，称为压纸。最后才是分纸，晒纸，折纸，打捆，包装。

多么不易！整个工艺流程往大处讲至少有八道，往细处讲，得有70多道甚至上百道。从竹子到纸，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毕竟，它是将一种生命形态，造化成另一种生命形态。

我们沿着山势向上走，虔诚地朝拜了每一个碓房。这碓房，即是其中一道工序“捣刷”的所在地。只见强有力的溪水顺山冲下，带动起木制水轮，水轮再带动起轴木，轴木上镶嵌着大石头，然后“水激轮转，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春之，即连机碓也”（《晋书》）。原来所谓连碓，就是连续的春，一下一下的不停地捣，捣碎竹梢，直到将竹梢捣成竹绒。说来汗颜，我最初还以为六连碓是六个水碓连在一起的意思呢。

我们一直向上走，从六碓房走到一碓房。其中一个碓房正在作业，那是为了让我们观看而特意作业的。我看到大石头下的竹梢，正在被一下下的捣碎，我却忘了问，一批竹“刷”要捣多长时间才能成绒？我估计，至少需要两天吧，至少需要捣上千下吧？我们还发现，那水轮的设计也很科学，有一根竹子悬在高处，专门用来引水冲刷轴承，以免过热出现故障。劳动人民的智慧随处可见。

上到山顶，再从溪水的另一侧往山下走，

一路上，便看到了许多用大石头凿成的浸泡竹梢用的石槽，也叫石塘。每个都有小书桌那么大，闲置经年，生满绿苔。但依然能想见当年它们浸满刷（竹梢）的蓬勃样子。原来这座葱绿的山坳，就是一个大大的造纸厂，是一个挨一个的露天车间。再往前，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捞纸，只见一个工匠正用极细的竹丝编成的纸帘，从浸泡的竹绒浆池里，轻轻地一捞，滤掉水，便成了一层薄薄的纸浆膜。据介绍这道工艺很考手艺，是决定纸的质量的关键一环。

真是来之不易的纸呀！我心里一遍遍的感叹。

细看那“捞”起来的纸，便是我们通常称其为“马粪纸”的草纸，还无法用来书写，只能做一般生活用纸。若要把它进一步造成可以书写的纸，还不知需要多少道工艺，下多大功夫。

原来，那天天与我相伴、书房里随处可见的纸，那从写第一个字就开始使用、用了几十年的纸，是这样诞生的。其间融入了多少人的智慧，多少人的汗水，还有多少人的生命。回望那葱绿的山坳，就像一个孕育生命的子宫，经年累月诞生出一张张伟大的纸。

虽然现在屏纸已停止生产，虽然我们有了现代化的造纸工艺，虽然因为电脑输入对纸的需求开始下降，但面对这久远的造纸遗址，我依然心怀敬意，心怀感激。我在细雨中，默默地向这个深藏山坳的造纸作坊致敬，

向发明了造纸工艺的先人致敬，向传承了造纸工艺的芳庄人致敬，也向那些为了成为纸而奉献出自己的树木，竹子，芦苇，桑麻，麦秸、棉花，稻草，海苔等等所有的植物致敬，你们不仅是纸农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衣食父母。

如今，造纸业还在不断创新。比如，研究出了用废弃的污泥造纸，又比如，研究出了用废弃的香蕉杆造纸，这些原料经过新工艺后变废为宝，为我们的纸世界锦上添花，继续为人类造福。

忽然想，为了对得起伟大的纸，我们每个写字的人，都应该好好的练字，以便让自己的字，配得上一张张来之不易的纸。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我的老家情怀

杨会三

我的老家在黑龙江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2010年，县里拨款给接上了国电，从此告别了晚上只供电两三个小时的历史，今年又在国庆节前修好了平坦的水泥路，终于告别了尘土飞扬的时代，乡亲们常挂在嘴边的银行——农村信用社也在不久前搬出了1985年建成的只有80平方的老房子，就是这样一个刚刚接上三年国电、刚刚修好水泥路和只有一家银行的小村庄，养育了我，培养了我，虽然落后，虽然贫穷，但我一直很思念，也很留恋。父亲土生土长在老家，母亲在七十年代从遥远的河北老家来到这里，已经与父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们与中国的许多农民一样，始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很贫苦，但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今年的国庆节长假，我终于在不是春节的时候，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了一趟老家，也终于在多年以后看到了老家久违的秋收景象，伴着当年曾经在地里挥汗如雨的一点回忆，伴着好汉再现当年勇的一股冲动，也伴着父母和左邻右舍对夏季洪涝过后庄稼减产的叹息和无奈，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秋忙“抢收”的大军。家里为数不多的几块地很分散，收了这块收那块，这也给了我一睹老家沟沟坎坎的机会。这些地方可都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哪怕只是一棵大杨树，只是一

个小水沟，都留有几时的回忆。

然而，几天下来，我的心情不但没有因为一了思乡情而显得更加兴奋，却因看到的一幕幕景象而变得更加沉重。记忆中，“下坎”那边的“水泡子”水面是那样的宽阔，水量是那样的充足，小时候也总在这里钓鱼来解馋，而如今，“泡子”已经成功“瘦身”，水面小的恐怕不足二百平方米，水里也只有生命力无比顽强的泥鳅鱼还在艰难地生存着，周围原来的“塔头甸子”都被人“拱地头”开成了耕地。黑龙江沿岸，从“小河口”到“大杨树”足有三公里的路程，当年生长的是茂密的柳树林和一种被俗称为“水冬瓜”的灌木科的高大树种，如今已经空空荡荡，难觅踪影，而对面俄罗斯的黑龙江沿岸却是丛林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更惊讶的是，我在老家几乎没有看到一片像样的“草甸子”，记忆中割草喂牛喂马的“草甸子”多数都已经被开成了耕地，种上了庄稼，那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是夏季积水、冬季结冰的“水甸子”，由于不能种地，有幸“存活”了下来。以前乡亲们家里的吃水井只需要向地下挖八、九米就可以有水吃，但现在早已干涸，水线下降了十几米，都要花上几千块钱来打30多米的深水井才能吃上水，没钱打井的人家只能依靠村里每天定时供水的自来

水来生活，每天只供一次水，一次只有半个小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并没有刻意地去调查，甚至可以说就是走马观花，就是为了找找当年的影子，却调查到了最为实际的东西。夜晚，我躺在床上，虽然干了一天农活，浑身酸痛，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老家这是怎么了？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论生产能力，家家户户都有大中型拖拉机等配套的农机设备，不再用牛马耕地和人力耕种，生产力不知提高了多少倍。论生活水平，村里为乡亲们准备了音响设备，男女老少每天傍晚都能像城里一样在茶余饭后跳健身操，长辈们喝得白酒也不再是两三块钱一斤的劣质酒，每个人都用上了手机，每家基本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交通工具也都告别了自行车，摩托车满地跑，家庭轿车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生活水平提高了真不是一点半点，用翻天覆地来讲恐怕也不为过，但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在与父亲的闲谈中，我逐渐找到了老家变化的原因。父亲说，近年来，粮食值钱了，山上的木头不让砍了，老百姓都把精力放在了开荒种地上，老百姓种地赚了钱尝到了甜头，就购买大型机械大面积地开荒，老百姓们争相效仿，养牛马不挣钱就把自家的草甸子开成了地，自家的草甸子开完了就找沟沟坎坎的地方开地，“下坎”的“水泡子”就是由于周围开地导致存水量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水泡子”直接挖沟放水，把“水泡子”的底部都开成了地。至于黑龙江沿岸的柳树林子，堤岸砌石头护坡的施工队为了方面施工，都用推土机推到江里冲走了。

听了父亲的“情况介绍”，我半天没有说话。大兴安岭地区位于我国的最北部，是著名的生态保护区，而老家那么一个偏僻的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居然也难逃环境破坏的厄运，虽然它的破坏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些大中城市的恶劣程度，但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有资料介绍，全国目前有很多地方为了灌溉耕地，水井的深度已经达到一二百米，而且水线每年都在下降；国庆节期间，北京市的PM2.5指标据说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程度，国内很多城市这一指标也常年处于高位。客观地讲，老家的生态环境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身的破坏，或者说主要还是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在短期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驱动下，乡亲们的开荒种地、施工方的野蛮施工终究是难逃其咎，或者说现在已经开始自食其果，吃水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国庆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就准备返程，心里想着还能帮父母干点什么。父母经营着一家食杂店，每天都要产生很多垃圾，于是随手拿起扫帚把食杂店的地面扫了一下，当我正准备把垃圾倒到外面去时，母亲却拦住了我。母亲说，这里面都是塑料袋，倒到外面也烂不了，一刮风刮得到处都是，倒到炉子里烧了吧。我听了一愣，忽然间，我觉得母亲很伟大，她的伟大不只在于她是一位母亲，而在于她对老家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可老家又有多少像母亲这样的人呢。

老家，你真的让我很心疼。

（作者：黑龙江省金融作协会员）

## 二胡

于德北

小五有一把二胡，二胡很旧了，个别音儿不准。即使这样，这把二胡小五也舍不得丢掉，无论生活怎么变化，二胡一直跟着他。

小五拉《扬鞭催马送粮忙》的时候，年龄刚好16岁，有一个叫黎的女孩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角很粗，但他非常喜欢。小五没有母亲，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几个，苦扒苦曳地过日子。他在家行五，所以有了小名，就叫小五。后来，小五的父亲再娶，小五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家由六人猛增到十一人。这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小五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那希望就是小黎，他发誓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找工作，和小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那个小黎被她的数学老师诱奸了，前后三次，事情败露后，老师，不，不是老师，是畜牲，被判了八年，小黎也被迫休学了。小五去找小黎，但小黎不见他，经不住磨，见了，也不说话，只是哭。再后来，小黎得了忧郁症，住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小五拉《红柳子》的时候，年龄刚好20岁，他坐在劳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艺人拉弦。一共三把弦，他是末把，好歹混

口饭吃。小五已经结婚了，和后妈带来的妹妹。这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与伦理。起初，家人不同意，兄妹二人就私奔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一心一意地过起了日子。小五拉弦，每天能挣五块十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地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小五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也没有，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了，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夫妻二人暗自垂泪，心像被挖空了似的。夜深了，媳妇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小五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

也许，他们的善举真的感动了上苍，小五的媳妇怀孕了。这个时候，小五最爱拉的是《我是个公社的饲养员》。他希望媳妇生一个儿子，这样，他就可以把儿子当小猪养。女儿却不行。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他不是不喜欢女孩儿，但就他这个家庭情况，养儿子似乎更合适。入夜，小五把耳朵贴在媳妇的肚子上，听孩子在里边蹬腿，每蹬一下，他的心里便被蜜蜂涂一下，厚厚的蜜把

心裹住了，甜得透不过气。一着受孕，十月怀胎。媳妇要临产了，他们选择了一家中档医院的妇产科——太低，怕对不起孩子；太高，出不起费用——安顿媳妇住下。媳妇也争气，只住了一天，就破水了。孩子降生的那天夜里，大雨滂沱，小五一个人在产房门外焦急地踱步，仿佛他的步子走急点，媳妇就可以少受一点罪似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产房终于传来嘹亮的哭声，小五从哭声里就能听出来，他的愿望实现了。要往产房去，却发现楼梯的阴影里坐着两个人，再仔细看，是父亲和后妈，两个人手里抱着饭盒和鸡蛋，正眼巴巴地望着他。小五的眼睛湿了，随后泪水一对一对地落下来，离家三年了，没想到自己一直在父母的眼皮底下。

小五拉《月光下的凤尾竹》时，总想一件事，那个叫施光南的音乐家死的太早了，不然，他还能写出多少好歌啊。这时的小五在一家饭店学徒，他要学炒菜，他要当一名好厨子，当厨子可以多挣钱，当厨子也能把最便宜的东西做成最美味的食物，那样，儿子和媳妇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了，天天下馆子，多美呀。他就是抱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来饭店的，给师傅切堆儿，打下手，一点一点地积累着自己的烹饪经验。这一学就是三年，三年下来，他的手上、臂上布满了伤疤。终于，他可以上灶了，一般的菜都由他来掌勺，师傅手端一个大搪瓷缸子，一边喝茶水，一边踢他的屁股，他喜欢师傅踢自己的屁股，因为师傅一踢屁股，他的手艺就又精进了一层。他的工资也上来了，800元、1000元、1200元，挣到1200元的时候，他给儿子买了两样礼物——一个是小自行车，

三轮的；一个是玩具琴，他想让儿子一生和音乐做伴。月亮升起来了，客人们开始闹酒了，这时，他会有一点闲暇，他坐在饭店门口的石阶上，琴弓一抖，凤尾竹的情影便在他眼前摇曳起来。月光下的凤尾竹，那是多么美的景致啊……

小五最后拉了一次曲子，名字叫《希望的田野》，拉完这个曲子，他的时间就完全被希望所占据了。他开了一个自己的小店，他上灶，媳妇当服务员，店不大，一共四张桌，经营炒菜和冷面。他没有时间拉琴了，有了时间就想睡觉。在梦里，他喃喃地说：“好日子快来了，好日子快来了。”

听了他的梦话，媳妇笑了，但眼里含的却是泪花。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诗刊》等几百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文集六十余部）



# 永远活着的老兵

梁志敏

——建党 100 周年之际写给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们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听着这无声的歌儿  
我用文字为你们送行

世上总有一些事情  
让人伤感  
正如飘落的叶子  
在秋日的萧涩中  
只能回望故去的激情

可叹的老兵们啊  
虽然你们

早已不见了背影  
也只有这斑斑的字迹  
能够  
在零零散散的回忆中  
碰出昨日火星

这火星中  
有虎门激烈的炮响  
也有黄波涛波的无情  
有庚子年大火的燃烧  
也有戊戌菜市口的血腥

有太平光环的殒落

也有辛亥时节的革命  
有黄浦浪潮的澎湃汹涌  
也有北伐征战的出发号令  
  
有日寇入侵的铁蹄响  
有着长城抗战中救亡求存的悲鸣  
有着腾县城头的决死气概  
也有双堆集大战前夜的份外宁静

这里有黄河无尽的怒吼  
有着华复儿女无穷的响应  
这里有着我们曾经的慷慨  
这里也有我们逝去的  
那早已化成满天星斗的英灵

时光啊  
掩却了岁月的沧桑  
只留得大地的颜色  
默默的守望着永远苍冥

今天的江河  
依然昨日  
今日山岳  
依旧是草色青青

老兵们啊  
我们踏在你们凋落的土地上  
捧起了一丝泥土  
随着一股股久违气息  
我们的灵魂如同胸中的热血  
在祖国的旗帜面前奔涌不停

是啊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这凋零中你的样子不改  
这凋零中你的脚步不停  
这凋零中有你永久恒的故事  
更有我们永远对你的  
敬仰与怀念之情

也许将来  
有一刻  
我也要如你们一样  
毫无遗憾凋落  
也会化做滋养万物的春泥  
去为着下一代的生生不息  
而长眠不醒

但是我相信  
在未来的一天  
一样会有一个人会坐在书案前  
挥笔为我写下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作者：哈尔滨市联通公司）

# 雪梅香·春雪

(外一首)

李丽华

剪琼叶，  
纷纷碎屑絮如棉。  
趁东君回暖，  
随风掠过峰峦。  
方作漫天玉尘起，  
倏而空野万花繁。  
任谁顾，  
白笠孤舟，  
独钓江烟。  
凌寒。  
最堪念，  
别后浮云，  
梦里关山。  
故羽芳华，  
枉留半袖清欢。  
醉眼迷中素英落，  
俗身融后麦苗闲。  
还由这，  
一抹清纯，  
去往梅边。

## 酒和你

一样的甘醇微醺  
在酒里在心里  
浅浅的笑纹深深的沉醉  
如酒如你

秋阳慵懒  
落叶捎来苍凉的别意  
这一点点暖意  
一丝丝落寞  
如酒如你  
  
一杯在手  
饮不尽世间悲欢  
目光如炬望不穿人情风雨  
这一声声叹息  
如酒如你

万籁俱寂的时候  
斟满月光  
秋水般的眼眸就出现了  
在酒里在心里

(作者：黑龙江省宁安市联通公司)

# 家国的变化

王富英

感受祖国母亲经历的沧桑巨变  
感受祖国变化和自己生活的变化  
回忆自己年轻生命经历的风风雨雨  
不知不觉  
深深地感觉到了一种震撼  
一种深深的  
发自内心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祝愿祖国母亲更加强大  
年幼时候  
生活不富裕  
是父母省吃俭用含辛茹苦  
把我们抚养长大  
一年又一年  
生活不再为了吃穿而犯愁了  
父母也可以因为自己儿女工作生活自豪了  
去过了故宫

感觉古代皇帝生活也变得朴素了  
去过了天津  
可以评论北京的整体感觉和天津的不同  
小人物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去的地方去了  
想吃的东西都可以吃的到了  
新衣服多的穿不过来  
有了在家穿的  
出门穿的  
运动时候穿的  
我们的生活和祖国母亲的变化同在  
父母年纪已经大了  
祝愿父母永远健康  
祝愿祖国母亲繁荣富强

（作者：大兴安岭地区联通公司）

## 北国之春（外一首）

齐秀梅

翠松枝，红杜鹃，  
白桦林中最养眼。  
洁白云，蔚蓝天，  
微风习习轻拂面。  
布谷叫，黄鹂吟，  
众鸟探春抚琴弦。  
小城边，山野中，  
花团紧簇展笑颜。  
大岭山清水秀美，  
人间仙境在兴安！

### 春天的花海

五月  
杜鹃花盛开  
染红了初春的兴安岭

爱人对我说  
咱们一起去采花  
我兴奋无比

于是  
我们欢快的奔向后山  
山 离家很近

近到直线距离只有五十米。

上山  
只需横穿一条铁路  
铁路的那一边  
有个高高的台阶  
  
爱人抢先登高  
向我伸出右手  
我也一跃跳上了山坡

图强镇的春天可真美  
蔚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朵  
翠绿的松树  
悦耳的鸟鸣  
还有这成片成片的  
红灿灿的红杜鹃

一朵两朵千万朵  
一簇两簇万千簇  
一团团 一片片  
手拉手 肩并肩

朵朵喜相迎  
朵朵红灿灿  
微风拂过香满天  
置身花海中  
吾心已飘然……

（作者：漠河市联通公司）

# 故乡的红毛柳

曹殿武

大兴安岭是红毛柳的故乡，加格达奇、松岭、塔河、呼中随处可见。堪称“红毛柳之乡”的却是呼中，只要你一进入呼中的地界，只要有水源的地方，都会看到那火焰般的红毛柳。

红毛柳是一种生长在河边及河滩砂石中的落叶乔木，通常都在 20 至 30 米高，最大的胸径接近 1 米。红毛柳幼年时，枝干上会包着一层白粉状的“肤膜”，酷似白桦的树干亭亭玉立。到了中少年的红毛柳，树干上的白色“肤膜”便开始长出鳞状的树皮，颜色也变成了灰褐色，唯独枝条永远不改其红，直到成年或者到了老年，也送给人们浓浓的色彩。

红毛柳学名钻天柳，是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分布在东南亚，在我国主要生长在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地区。由于红毛柳喜水性强，因此多生长在河流沿岸。

每年春天，红毛柳的枝条淡绿中透着黄，叶子对生或斜对生，边缘有腺锯齿，上面淡绿色、下面苍白色、中脉是红色、侧脉呈钝角开展。幼时叶的根部长满了短短的绒毛，脉上尤密，成叶后绒毛就没有了，这也许是

为什么叫它“红毛柳”的缘故吧。

特别是呼玛河两岸，一丛丛、一片片，令人目不暇接。呼源镇以北的山旁，沿隧道口攀援而上，登上高耸入云的石砬子山，便会有另一番景象。举目远望，白雪皑皑的小白山尽收眼底。呼玛河正在融化的冰雪，像一条银色的带子，映衬着河中间蓝色的河水形成了画面的主调，在茫茫的一片红毛柳的红色海洋中，显得那样的清新、明丽、秀美、迷人，让人浮想联翩……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加格达奇甘河两岸，满眼都是几十公分粗细的红毛柳。我们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夏天经常在这片林子中玩“藏猫猫”或采蘑菇，而冬天则在这里打野鸡、套兔子或是拉烧材。

当时山里山外的人，都非常“崇尚”红毛柳的菜墩。这是因为红毛柳菜墩纤维细密而有弹性，不伤刀；切过的肉菜，不走味，存放不易变质；柳树的温馨气息，经久不去；常用，养人防病。

更为神奇的是：红毛柳菜墩白天剁菜后，已经萎缩下去的细密的纤维，会在夜间吸附木质里的汁液和空气中的水分而直立起来，

把残留在菜墩里面的食物残渣挤出，保持菜墩清新不腐。一时间，红毛柳菜墩成为林区人馈赠远方亲朋好友不可多得的礼品。很可惜，仅仅过去几年工夫，这片林子就被采光了……

毛柳成树是什么样子的，恐怕至少有一代人没有见过了吧。对于那些久居城市的人来讲，更是一件奢望的事。因为它在幼年长到三四米左右高的时候，就被人割走了。红毛柳没有枝杈，而它的柔软度相当的强，当地人把采下来的毛柳去皮，放在水中浸泡，然后由一些艺人用这种去了皮的柳条，编织成簸箕、筐箩，柳罐等。

要知道，当时最为知名、结实耐用的笼屉，采用的都是上等红毛柳木，经过几十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在当时，能有一套这种笼屉的庄户人家是非常体面的。

有人说，映山红、冰凌花是大兴安岭最早报春的使者。其实，红毛柳或许才是最早报春的使者。每年新春刚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兴安大地上，刚刚开始有了一丝暖意的时候，一棵棵红毛柳的枝头上，便迎着凛冽的寒风露出了红红的笑脸，最早向人们报出春的信息。

红毛柳最红的季节，应该是每年的4月。这时候的大兴安岭，正是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季节。那一片片、一簇簇的红毛柳便迎着残雪，吸足了河边的浆汁，摇曳枝头，舒展纤手，将火红的色彩送入人们的眼帘。

沙滩上，那一片片刚刚滋生出来还不到一米高的红毛柳，亭亭玉立，嫩枝红得剔透，

翠叶绿得晶莹，迎风婆娑。煞是一群群穿着红裙的清纯少女，嬉戏争先揭开自己的面纱，露出一张张羞红的笑脸。在清澈欢快的五线谱般流淌的河流两岸起舞，给这尚未苏醒的春天，平添了无限生机和甜美的温馨。

特别是红毛柳结出的“毛毛狗”，令人心生怜爱。软软的、毛绒绒的，如锦缎柔软光滑，像是小小的上乘毛绒玩具。其实，这是红毛柳的种子。到一定时候会随风飘散，遇到适合的生长环境就可以生根发芽了。

再看那河岸上，已是高耸入云的成年红毛柳，更是以火热的情感，以执著的性格将一片片火焰送入蓝天，伴随着白云向远方涌去，去寻找那天边永远燃不尽的晚霞。

那细窄而密实的枝条和叶子红似火，把个寂寞、萧瑟的寒冬带来了鲜活的生气。远远望去，似一片朝霞披落在呼玛河畔，涂染着一片一片耀眼的粉红色，默默地展示自己生命的风采。

红毛柳，以荆棘做伴，以荒草为邻，顽强地伸展着枝叶。它长长的根须毅然伸入砾土里，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红意，任飓风撕扯身躯，仍挺立无悔的坚毅。

红毛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冬有多寒，夏有多炎，风有多狂，该开花时就开花，该妩媚时依然妩媚。每年秋冬和初春季节，在皑皑白雪映衬下，河边红柳裸露着褐色和红色的筋骨，诠释正直挺拔、坚毅顽强、无私无畏……

走上苍山大岭，俯瞰呼玛河，更是令你眼花缭乱。脚下红毛柳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

连绵起伏，柳树随风摇曳。风过处，枝头不停摇摆，像波涛一样，波涛自南边滚滚而来，又向北边滔滔而去，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在观景亭驻足，放眼望去，近处落叶松挺拔耸立，装点着眼前的画面，河边上，棵棵大青杨泛着青灰色的调子，勾勒画面的和谐。冰河蜿蜒，流水潺潺，断崖式的冰层悬浮在河面，形成了造型各异的图案，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岸边的柳树挺拔、茂密泛出淡淡的红晕，在白色冰河的映衬下越发妩媚动人……

来到碧水观柳，却与苍山大不一样，在这里有一种如入仙境的感觉。若是站在呼玛河大桥上举目东望，在一处沙滩上，一片片幼小的红毛柳喷吐着红红的火焰，就像在那儿铺了一层红色的锦缎，和蓝色的河水相映成趣，使人心旷神怡。

从远处看，红柳并不那么娇艳，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朦胧，还有那么一丝羞涩。近观，红柳不加任何修饰的紫红摆在人们面前，光辉而不耀眼，单调而不乏生机。

红柳虽然不会说话，但当你走近它们、解读它们、感悟它们的时候，就会由衷地感受到它们的崇高和伟大。倘若你是坐在车里，看到红毛柳纤细而又笔直的躯干迎面掠过，就会有“柳是移动之物”的错觉。再回头望去，发现它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哨位，裸身踞立，蓄意待发。

每逢冬季，地冻河封，草木萧瑟，远远的若有红雾涌动，那准定是红毛柳林。这时的红毛柳并不枯萎，只是脱落了叶片，而枝

条仍是根根直立，仍是一身红色皮肤，高昂头颅。少了春秋夏日的柔美，多了寒风肃杀中的挺拔。

据记载：红毛柳的寿命可达百年以上。它根系发达，直根下伸数十米，侧根则四处横生。不断地把沙土收于脚下，使被掩埋的枝干变成根须，再生长出丛丛细枝……

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

大兴安岭的自然气候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很残酷无情，造就了万物之中优胜劣汰的竞争。狂风侵袭，红毛柳百折不挠，柔性十足；干旱威胁，红毛柳依赖自身蓄水能力，保湿存养，蓄根发枝，更显生命力；沙尘袭击，红毛柳依据浓而密的枝叶，使沙尘沉积于根部四周，聚成沙丘，借助保墒，奋争向上于沙丘之巅。

目前，高大挺拔的红毛柳虽然为数不多了，但是，“天保”工程的春风，吹尽了昔日“超负荷承载”的噩梦。作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的红毛柳，在天人合一政策的呵护下，已经展示了它不屈与顽强的性格：一批批生机盎然的“新生代”红毛柳，正以不可遏止的“给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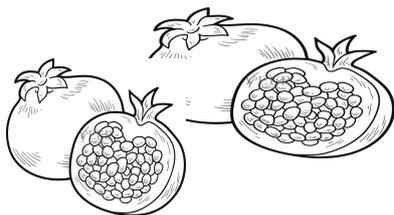
态势，蓬蓬勃勃地涌现出来。相信不久的将来，故乡的红毛柳，一定会伟岸生辉，不让当年！

我爱故乡，更爱故乡的红毛柳。

（作者：大兴安岭地区联通公司）

# 石 榴

姜蕴超



我第一次吃到石榴时，恰逢那年我十六岁。

那是个水果种类稀少的年代。石榴是舅舅从远方带给我的，我每天都拿在手里仔细地看它黄里透红，红里透着石榴红的模样，真是舍不得吃掉它。渐渐地它要退色了，我吃着那珍珠般的果粒，仿佛在吃着着一粒粒的幸福。从此，我喜欢石榴的味道，胜过喜欢其它水果的味道。喜欢石榴红，胜过喜欢圣诞红。

石榴与十六是温暖的谐音，而我的生日又是正月十六，石榴要永远氤氲我十六蔷薇般的娇艳和一段瑰丽时光，而去浓缩成一页花笺忆？

花笺忆；丰富，甜纯，洁白，奇妙的像作家笔下的童话。

十六岁，不听世人蠢俗的阿谀，却在象牙塔里美美地画着五彩斑斓的梦想，梦想什么颜色都会有诗意和神韵。我那时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芭蕾演员，芭蕾之美，无极之美。我穿着石榴红衣裳，绰约娉婷地跳着芭蕾舞《北风吹》《风雪漫天》。我那时的梦想还要做一名电影演员，模仿电影演员的姿容，去照相馆留下十六的笑靥，却被照相馆摆在橱窗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留影，建立了花季乃至青春影册，珍藏了纯真，纯情，纯美。

十六岁，是在清水里泡三次，是在血水里浴三次，是在碱水里煮三次，纯净的不能再纯净的年华。那是双颊嫣红的，瞳孔漆黑如夜的，心底漾微波，笑是恣意的年华。

十六岁，是没有灰色的地带，有最平常

的烟火，有最世俗的生活。懵懵懂懂的十六，让我看见了自己初次的红潮而不知所措的吓哭了。从此，爱羞，爱心跳，爱温婉。

十六岁的除夕夜，我读完了第一本书《青春之歌》，懂得林道静即是革命者，又是有情人。她的名字定格于我柔弱的内心，内心里的林道静，永远鲜活。

十六岁，我读了第一首一个军旅诗人的诗《英雄的铁骑》时，边读边在脑海里想象着骑兵骑在马上，行进在雪野里的英武形象，从此，我喜欢军人。梦想当一名女兵，走在路上见到女兵的时候回眸痴痴的望着，一直把女兵望到无影无踪。而生命的深泉亦开始涌流。感觉读每本书都是世界，吟每首诗都是天堂。

十六岁，我学会了织毛衣，把十几团毛线连在竹针上。织呀，织呀，像在织云一团，霞一团，虹一团。然后，又在毛衣上织图案，像在画花一笔，叶一笔，草一笔。花绽了，叶翠了，草绿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就俏丽在身了。

十六岁，我患了一次阑尾炎住院了。同学小霞去医院看我，她急切地找了几间病房，终于将她唇际漾起微笑的模样，出现在病房门口时，我仿佛有了柔绒般的温暖。出院不久我俩合影了，把我们十六岁的真挚共同嵌在心中，把我们十六的笑脸都灿烂在永恒。

十六岁，我邂逅了一只猫，它咪语声很轻，有着黄白相间的绒毛，两只神秘的眼睛似是寒夜摇曳在胡同里的纸灯笼……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候，在一个玩伴家看到的那只猫。

那只在窗眼中一方花绸帘帷下出入的猫，我当时想抱起它而又不敢，它是有着黑白相间如乌云盖雪皮毛的美丽的小猫，眼睛里正像是才擦亮的黄铜门环。如今，我可以将猫轻轻抱起来，一股温热传上了我的指尖后，它又像一把小熨斗似的贴在我怀里，又突然像一个毛绒球似的滚落在我足边。我举起了它，它明亮的眼球中，映出了窗外一片飘动的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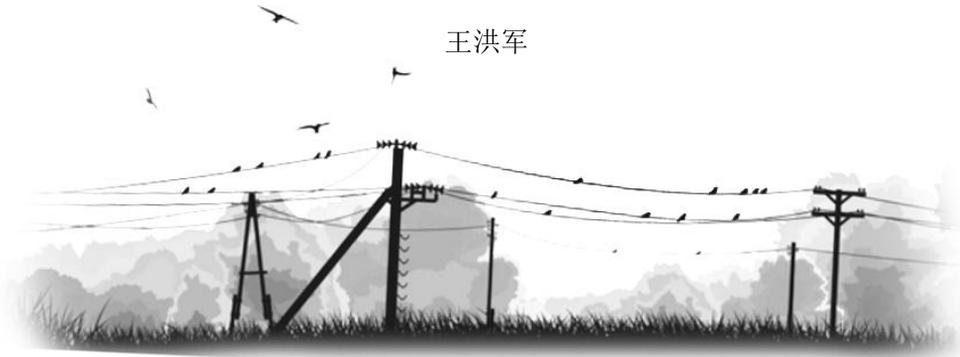
虽然，十六岁的剪影恍如一梦，流过季节。但是，石榴像一颗红色的相思子，让我悠然地怀恋，以至难以冷冻十六岁的年华，而十六岁以后的人生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并有了深沉的意志。待到六十一岁的时候，没有了桃面、丹唇、柔膝，且在两鬓看见了零星的雪，将唱白头吟。其实那是还丽之年，重新美丽着。到那时，我会把六十一岁反过来，仍甜甜地说：十六岁！

因为十六永远如石榴那么甜。

（作者：鹤岗市联通公司）

# 求助电话

王洪军



平时，我联系的朋友不多，所以退休后电话就更少。

可是，去年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电话，或者说是一个求助电话。

电话里说：“请大哥帮忙，我的脚坏了，不能下楼，到商店帮我买点吃的”。

我认真听着他说话。他继续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老伴去儿子家照看孩子，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赶上疫情家里人不能回来”。

打电话的人姓赵，住在我们小区。我跟他认识，曾在一起打过乒乓球，他年龄比我小一岁。

我放下电话就向他们家走去。边走边想，他的困难好办，也就是把他想要的东西买回来。

进了他的家，敲门，不一会门开了，他

是坐在一个茶几上滑过来的，原来他家的茶几腿安装了四个轱辘。

看到他两鬓白发又多了几根，显得比过去苍老了许多。家里物品散落堆放，十分零乱，不用说就知道多日没人收拾。

他看到我很高兴，连忙说：“真得谢谢大哥，我得的病是痛风病，右腿肿了很高”，说着撸起裤子让我看。

我说：“老赵，你先看病别耽误了，然后我去给你买吃的”。

他说：“病已经确诊了，你去帮我买药，再买吃的，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菜了。不过现在我没有钱，只有一些外币，你得帮我换人民币”。说完拿出外币放到我的手里。

老赵向我交待完，我立即离开他的家回去取身份证，我知道兑换外币需要证件，还要去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兑换。

我打出租车出银行，到那里后没让我立即进去，因为是疫情时期，要先量体温、再用手机出示健康码，然后取了一个排队号，与周围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我排着队耐心等待，半小时后终于到了，不错，很快办完，我拿着人民币出了银行先后向药店、超市跑去，按着老赵要求买了药、蔬菜、猪肉、馒头等，装了满满二大兜子。

再次来到老赵的家，把兑换人民币和买东西的收据、剩下的钱交给他，并说你看看这些数对不对，还要买什么打电话就行，随后我就离开他的家，这是我第一次给老赵买东西。

忙碌了半天回到家，感觉有点累，便躺在床上休息。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思绪还在老赵的家。我想老赵真的不容易，患病没人照顾，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他家里人暂时还来不了。我应该帮助他，让他度过难关，一直到他的病好，能自理为止。再说现在是疫情时期，更应该给别人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主动给老赵打电话，问还需要什么物品。他说：“买点熟食，想吃牛肉和烧鸡”。我放下手机去了熟食店把东西买了送到他家。他看到我十分高兴，又是谢谢又是让座。他的热情让我更感到需要有人来照顾他。

与他说话时，看到他家很多垃圾堆放在厨房，我立即过去清理，送出去几次才清理完。

他家多日没收拾，桌子、炉子旁落满灰尘、放些杂物，我又去了几次把地板、厨房

擦了又擦，让老赵的家干净整洁。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坚持每天打一个电话，及时把他需要的食品和用品买回来。时间过得真快，二十多天过去了，老赵的病也慢慢的好起来，可以行走了。看到他的病好了，我跟他一样十分高兴，向他祝贺，并买了水果慰问。

这件事过去一年多了，现在想起这件事，一个求助电话帮助了一个人，虽然都是举手之劳，但感到值得。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助人为乐成为风气。特别是去年疫情期间，全国支援武汉，多少白衣天使、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建筑工人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这些平凡人用生命传递着人间大爱，写下壮丽篇章，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的春天又来了，花开了，开得那么鲜颜，人们走出家门欣赏这美的景色。走过严冬的人，更加珍惜这的幸福生活，感受从未有过的快乐。

（作者：牡丹江市联通公司）

# 想 念 老 屋

邢秀芳

家乡就像一根风筝的线，当你飞的越远这根线就系的越紧，牵着我的心，使我的思绪常常顺着这根线飘动，常常想起在故乡老屋时的件件往事……

离开家乡，想家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主题。父母老了，搬到我在县里置办的房子，老屋便由弟弟一家住。前几年，弟弟嫌老屋太老不保暖，格局不新潮，便扒掉老屋盖了时尚新房。新房盖好后，我趁休假陪伴父亲一起回去住了一晚，夜里辗转反侧，到天亮也没睡着，新屋虽然时尚亮堂，却没了老屋的归属感，没了老屋的气息，感觉这里不是家了。

老屋是我们还小时父母一筐土一锹泥一点点垒起来的，墙体里面的是泥土和谷草搅拌脱坯砌墙，外面贴的红砖保暖，房脊是木头，房顶开始是茅草，后来换的红瓦。那时家里非常贫困，盖老屋的物料也是几年一点点积攒后盖起来的。老屋盖好后，父亲在房后栽种了一圈杨树和榆树，我离家时这些树

木早已枝繁叶茂长成大树。夏天园子里种着黄瓜柿子等时令蔬菜，还有我特爱吃的东北特有甜杆儿。房前菜园子的边角栽种的是本地樱桃、沙果和李子树，春天果树开花，满园芬芳。进入暑假，樱桃最先熟了，一颗颗像红珍珠样果子挂满枝头，鲜艳欲滴。然后是李子、沙果渐次成熟，院子里从春到秋飘满果香，这花香和果香是我远在千里思乡的常客。农村孩子皮实，我记得我是10岁吧，拎着镰刀去砍甜杆儿，可能嘴馋急切，不知怎么就被地垄拌倒摔了一跤，自己一轱辘爬起来，也没觉得疼，血却顺着眼角淌下来，吓得都不知道哭的找我妈去了，我至今清楚记得也没去医院，就把去痛片擀碎了，敷到伤口上，用不知道哪儿找到的白棉布包上就不管了，多长时间好的我也不记得了，眼角额眉处留下一条清晰的疤痕，那时年龄小，疤痕没长开，怕被人笑话，留了很多年刘海儿遮挡。现在每次洗脸梳头看见这条已经淡了的疤，都忘不了吃甜杆儿的甜蜜。我儿子两

周岁，带他回去看看妈妈生活的地方，在楼房里出生长大的儿子一回到老家，在老家院子里房前屋后钻来钻去探险，当躺在热乎乎大炕上睡午觉时，他觉得床这么大还全都是热的很是新奇，一会起来摸摸，看看我后躺下，一会又骨碌起来，仿佛奇怪这床怎么和家里的一样，闹得那天午觉都没睡。那个秋天儿子白天基本长在园子里了，揪黄瓜摘柿子的，回来时行李里装了一大半李子沙果。那个秋天在儿子的童年时光里也是美好的吧，他上大学时钱包里带走的就有那年在园子里怀里捧着沙果李子的照片。

曾经的老屋，承载着我所有亲情的偎依，美好的田园生活，家家户户都饲养鸡鸭鹅狗，晨起的鸡鸣是起炕上学的钟声。厨房里油灯昏暗的光影下有母亲熬粥做饭的身影，炕上一排睡着我们兄弟姐妹。那时的物质是真的匮乏，每天两顿饭，早饭基本都是大碴子水饭，咸菜大酱。晚饭是大碴子粥，菜类不是酸菜就是土豆，还有大酱缸里腌的咸菜。晚上，父母忙活完一天的活计，坐在炕上计划着往后生活，我们兄妹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尤记得春天刚刚到来乍暖还寒时候，阳光明媚，春风吹在脸上温暖又不晒，乡土生发的气息非常好闻。中午放学回家饥肠辘辘，一到家门口就能闻到煮大碴粥和炖土豆酱的香味，小燕子在院子晾衣绳上欢唱，园子里蔬菜刚露出地面，母亲还满头黑发，那时的一切都生机盎然。

80年代末，我从当时贫瘠的小村考上中专，在当时看似乎鱼跃龙门，从此改变了生

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高兴的离开故乡，坐汽车到哈尔滨，不认得学校的路，只记得随着通知书一起的入学须知里写着火车站有校车接站，问了又问客车司机下车怎么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果然有大大的牌子写着某某校接站，我出示通知书上车等候，心才算踏实下来。从此也开启了我离乡思乡的记忆，多年过去，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真应了那句“少年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故乡，雀跃着离开，想念时已是泪湿枕畔。

随着我们长大，像蒲公英一样各奔东西，落地安家，只是父母还守着老屋等待异乡的我们，老屋也因风吹雨淋而老旧。十年前我们兄妹在老屋送别母亲，母亲去了后，父亲的精神大不如以前，怕父亲在老屋一个人伤神，也为了生活方便，父亲捧着母亲的遗像一起住到了楼房里。楼房里是窗明几净，吃住方便了，但我再回家时却找不到在老屋生活的感觉，漂泊的心似乎没了依靠，所以我每次回家都走遍城里的大街小巷，记住城里的气息，希望记忆里印下如老屋般的痕迹。十多年过去，想起老家，依旧是老屋被雨水冲刷得斑驳的窗棂，被苔藓腐蚀的房瓦，想念园子里的果树，甚至房后那棵高大的杨树和那棵歪脖子老榆树。

想家，想念那老屋，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所有的想念，都是家乡的气息。那根风筝线深深地系在我的心里……

（作者：塔河县联通公司）

# 大哥是个嗜书郎

杜洪秀



大哥是个嗜书郎，这话一点不假。

那天，我来大哥家坐客，见大哥家的书柜里，桌面上摆满了各式自己喜爱的书籍，书的品种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什么机械制图，道德修养，笛子简谱，花卉剪纸，艺术大全……

这些书囊括，凝聚，书写了大哥一生的嗜好和书为伴的美好情缘！

记得七十年代初，大哥高中毕业后，正是火气方刚，风华正茂，求知欲正浓的年岁，随着当地政府招收各企业新工，大哥很快被分配到离家附近的铁业社，后来改为煤矿安全器材厂工作。

初进厂里，那年学徒工都要进行初始的

熟练的一线锻炼和实践，当年铁业简陋的车间，烘烤的铁炉，飞扬的气体，熔炼磨砺着大哥美好的青春年华。进厂后，领导安排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铁炉外几个硬邦邦木墩子组成的套马杆给马挂马掌的累活，大哥年轻力壮，无所畏惧，每次都首当其冲，在嘶鸣的、乱窜乱蹦的烈马前拉紧绳索，配合着其他人用滚烫的铁钉为马挂脚掌。一次，马被铁钉烫伤了神经，仰天吼叫一声，然后前后翻腾，左右摇晃，忽然往上窜忽然抖擞着站立，结果，一炮蹶子，就把大哥狠狠蹬了一脚！

这一脚，蹬得大哥腿部受伤，大哥在家休了一个礼拜，也让大哥在第一次社会实践中，悟到了要改变粗笨体力劳动这恶劣的生

存环境，读书和学习是多么的重要。

当时，厂里如火如荼的大发展，也在潜移默化地吸纳和招收技术人员，懂图纸，绘设计图，懂文化，搞科研的年轻一线骨干人才，成了厂里的首选佼佼者。

大哥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就主动在父母邻居中寻找懂技术制图的大学生学习，虚心求教，大哥的书写才能和学习韧劲很快被智慧的厂领导发现，于是就派他去肇东机械厂学习进修。

在往返二年的学习实践和旅途中，大哥为多学一点知识，常常把父母给的路费钱节省下来去书店购买机械理论书籍，来增加的知识储备。这样，经过两年的刻苦研修，大哥的绘图、制作、技术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和成熟。不久，便顺理成章的被厂领导收纳为技术室技术骨干。

勤奋读书、锐于进取的大哥，由于工作出色，常常被厂子安排出省研修。记得大哥每年都兴致勃勃往返于成都、重庆和许多边远煤矿山区，不断拓宽自己新的技术领域和人际交往。每次风尘仆仆返乡的哥哥，都提着包裹，除了给父母带些外地的特产点心，更多的是带回一大捆自己喜爱的书籍。

大哥平凡的上班岁月，偶尔每次下班都要光顾父母家，每当瞧见我订阅的美术、连环画和大众电影时，都拿走几本津津乐道地看。

1989年，由于厂里新形势需要，大哥当了厂长。有时，我遇到解不开的事情，就去找大哥帮助，工作中日夜操劳的他，办公桌

上还摆放着一摞子的书籍。

后来，厂子因多方原因，经济效益出现下滑，大哥为减轻企业负担毅然组织几人提前下岗，在潮起潮落的创业旅途中，大哥用自己平时积累的知识和多年的工作阅历，在事业的道路上，又创造出了一番新天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至今想起嗜书的大哥，心里对他仍有一种敬佩之情。在大哥的感染下，我也书卷在手，从中感受知识的力量。

此时，我的脑海里，依然能勾勒出大哥曾经捧着书，认真看书的情景……

（作者：呼兰联通公司）



# 迟来的春天

朱秀梅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时节已经过了雨水，可是仍令人感到料峭的寒意。眼见着去年冬天的残雪正在一点点的消融。它们像一朵朵的云团被时间风干，被在温度计中一天天向上爬行的季节吞敛……雪融化的声音从房檐口滴落下来，真的很像古老的以水计时的钟漏。每一下声音都在提醒我们：覆水难收，时间一去不返。逝去的岁月留下的只是充满想象、幻觉的记忆，而不是再现、重逢。时间的残雪把记忆的照片泡软、泡黄，泡的影像模糊。

靠北的几面窗户，几日前还印着美丽的、晶莹剔透的冰凌花，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悄无声息的融化了，变成了一层薄薄的冰碴，用手指轻轻的一敲，便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关了一个冬天的窗户终于打开，初春的阳光直射进来，于是屋子的各个角落都充溢了阳光的味道，那种温暖的感觉，让人身心舒畅。

小区院子里那些低矮的灌木枝上，也错落有致的堆积着一些残雪，只是被那些储备了一冬天能量的嫩芽，齐心协力的，“嗨”的一声推了下去。

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再也找寻不到昔日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松软湿润的黑土地上，麦苗舒展了身躯，而小草则笑嘻嘻的露出了星星点点细小的牙齿。

河流上的残雪也正在徐徐的融化，我仿佛听到船夫们那嘹亮的号子：开江喽！于是辽阔的松花江面发出了“咔嚓”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江面上那漂流浮升的碎冰，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发出闪闪烁烁、犹如水银般的光芒。

也许闪电快要横空出世，雷声就要滚滚而来，地下冬眠的虫子就要苏醒，那个叫“惊蛰”的调皮孩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跑来，把地上的残雪吓得魂飞魄散！虫子和残雪在同一条路上相逢，匆匆忙忙的甚至来不及打一声招呼，就错身而过了。

是的，在这个季节，残雪将在我们身边溜走，就像那些调皮的白鹅从牧鹅少年的竹竿下溜走一样。我触景生情的张开嘴巴，唱起那首往日的牧歌。

我心中的残雪，你何时才能真正的消融呢？

（作者：绥化市联通公司）

# 生有可恋

刘艳琴

从医院出来以后，老王变成了霜打的茄子，那张“肺癌晚期确诊书”像个妖怪，把他的元神全吸走了。

他在医院外的墙根下枯坐了半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近他说：“大哥，看看。”边说边递过来一张纸给老王看。

老王直愣愣地转向对方，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对方是个“营销员”。“营销员”通过敏锐的职业嗅觉断定老王又是个“等死的”，于是，就像秃鹫见到腐肉，他去招揽老王改病例，每给店里拉到一个“顾客”，他就能获得50元“提成”。

也对，这病要是让家里知道，天还不得塌下来？改去。

跟着那人走进医院旁边的胡同，又蜚进

一间小屋子，老王看到里面有十几个人在排队，都是来改病例的，其中大多是患者家属。在趋指可数的时日里，家属不想看到患者惶恐不安地“等死”，把病例一改，给病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手头若是再宽绰些，再带患者旅旅游，以后即使病人没了，活人也能少些遗憾。

也有极少数像老王这样的患者本人，来自普通家庭，一辈子没遇到过“拆迁”“中彩”“传家宝”之类的好事儿，平时靠着蚂蚁精神挣份收入，节衣缩食过着日子，生活中稍有风吹草动，整个家庭就会感冒发烧，如果得了绝症，对于这个家就是灭顶之灾，“瞒着家人，放弃治疗”是他们在临终前留给家人最后的爱。

一个涂着红唇、指甲贴彩钻的女人骄傲地对排队的“顾客”说：放心吧，我们干的是良心活，保证真实、准确、规范，你们自己不说，谁都看不出来。那口气充满自信、那神态落落大方，仿佛自己在做一份利在千秋的慈善事业。

“如果不生病，还真不知道有这地方”，老王心里想。

老王花了 300 元把诊断结果改成了“肺气肿”，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很敬业，一直“陪”着他，直到老王交完钱，那人才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

坐在返乡的火车上，老王下定决心，坚决不能对家人说，这种病是无底洞，有钱人都治不好，别说咱这打工的了，自己一辈子没大能耐，不能临了临了这一步给家人捅个窟窿，然后人财两空。

他还想有几件事得抓紧办喽！

下车后，他直奔银行，从卡里取出 3000 元装进左裤兜，另取 6000 元放右衣兜，其余 5 万元工资存了起来。这 5 万元他打算留给老伴交社保，老伴再交 4 年就可以领退休金了，起码吃饭不成问题，这钱要是直接给老伴，就她那性格，都得让她娘家哥划拉去。

到家后，老王把 3000 元交给老伴，说受疫情影响，年前老板只发了这些，余下明年算。老伴先骂了老板为富不仁、周扒皮、黑心肝，昧良心发财没好下场，又骂该死的疫情来得不是时候，影响出苦力的人挣活命钱，影响孩子们上课，絮絮叨叨、啰啰嗦嗦一阵子，老王就过关了。

老王夜里咳嗽、胸闷，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老伴烦得直骂：跟你死爹一样，像个破喇叭。

老王说你别急，我快好了。

受新冠疫情影响，教育局要求学校早些放寒假。圣诞节这天，当老师的女儿放假了，老伴见女儿没带苹果回来，就问女儿今年没学生给你送苹果啊，女儿看妈那失望样儿，笑着说想吃就自己买，这都啥年月了，谁还过洋节？然后关心地问老王怎么咳得这么重？老王把诊断书给女儿看：和你爷一样，老毛病，这是上海最权威的医院诊断，能有错？

女儿 28 岁，未婚，和她一个初中男同学谈着恋爱，不是老王极力别着，两个孩子早结婚了，老王嫌男生家条件次，他受够了贫穷，知道那是个啥滋味儿，“贫贱夫妻百事哀”，他可不同意女儿去当菩萨。

如今，他想通了，对女儿说：晚上把小张叫家里来吃饭吧。

女儿和老伴一听都愣在原地，许久，女儿高兴地在他脸上啄一口，风一样跑了，老伴笑着骂她抽疯。

晚饭时，小张像一只被老王操控的木偶，老王说你吃菜，他就吃一口，老王说你喝酒，他就抿一口，老王说你听好了，小张就伸着脖子盯住老王。

老王说：小张，你家啥样你比我清楚，不是叔现实，谁愿意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结婚后过紧日子，她哪里比别人差？她活该吗？

小张赶紧说：叔，你放心，我一辈子都对她好，我会好好挣钱，一定让小美过好日子。

老王灌下一大口酒，把杯往桌上一墩：记住你说的话，好好待她，元旦过后，你俩就把亲定下吧。

两个孩子幸福得像两只被点燃的鞭炮，从凳上蹿起来在地上直蹦。

老王咳得越来越重，痰中带血，他偷偷吃医生开的药，10元一片，他很心疼。那次改确诊书时，他听说年初国内刚获批上市一种叫泰圣奇的新药，对治疗转移的小细胞肺癌效果极好，可是一瓶要3万多元，每3周就得吃一瓶，老百姓咋吃得起。

多年来，老王和哥哥的关系是谁也不尿谁，哥俩间第一次大矛盾是因为父亲的骨灰盒。那时老王还是小工，老伴风湿无法上班挣钱，女儿要上学，全家要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

父亲去世，哥哥想买个贵点的骨灰盒，可老王说人死如灯灭，弄那花架式没意义，不同意分摊骨灰盒钱。哥骂他白眼狼，不像东北爷们，办事抠抠嗖嗖，最后自己花钱买个12000元的，老王口里不忿，心里愧疚，按说这是最后一次给父亲花钱，理应大气些，无奈自己真穷啊！

第二次大矛盾是母亲去世后哥俩分两处宅子，老王考虑哥家条件好，他就想要县中心那套，可哥不同意，二人最后抓阄，老王如愿、扬眉吐气，哥抓了郊县那户，冷哼一声转身就走。

两家的关系完全冰冻，就连给父母上坟都是各去各的，更别说日常走动了。

他在哥家大门外转了许久，最终还是进去了。

老王的到来让哥哥很意外，也不招呼他，像没看到一样，老王也不尴尬，他就安静地坐在哥身边，打量母亲留下的那个花瓶。

最后，哥开口问，干啥？

老王说“哥，就想跟你说个话，以前那时我真穷，办事就小气，其实谁有粉不愿往脸上搽，我是真拿不出。”说着把6000元放桌上。

哥看着他，像不认识一样。

老王说：“咱都扔五十奔六十的人了，妈就生咱俩，你别记恨我了，元旦前咱俩一起给爸妈上坟去吧，中不？”

哥思量好一会儿，最后点头。

老王说：“元旦后，小美要订婚，你来不？”

哥又点点头。

老王嗓子一阵痒，他又开始咳，停不下来，哥问他咋了，老王断断续续说老毛病，随咱爸，肺气肿，哥站起身，走到电视柜旁找出两盒清肺颗粒说：“这个挺好，你拿着吃。”

一抹夕阳的光晖从窗户穿进来斜照在老王脸上，温热又有些酥痒，老王觉得生活真好。

(作者：大兴安岭地区联通公司)

# 花开的声音

闫善华

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留在人们的耳畔，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让人心灵震颤，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让人为之动容，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让人在脑海回旋。当我的耳畔回荡着那些花开的声音时，我被这些声音而感动。这朵朵花开的声音，同时也带来一片芬芳……

都说大山里的树，被从树缝间挤进来的风吹得嘎嘎直响，这声音如男人作响的骨骼，雄壮而有力。而这花开的声音却很小，不认真听几乎很难听到，甚至早被忽略了，但这微乎其微的声音里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生机、希望、美丽和花香。

当乍暖还寒的春天走进大山，这时，你会看到凌寒独自开的映山红已让自己在冬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举着心中那朵小小的花蕾，那不是花蕾，那是出色女性手中举着的灯火啊！

走进一坡一坡都是映山红的山野，走进这即将燃起火热的情怀，我被这些花朵所感染。那花开的声音很小，如女人分娩时轻轻地低吟，她怕太高亢的喊声惊扰了刚来到人世间的心爱宝贝。这声音又如一首轻音乐，让你陶醉在花开的幸福之中。这声音让整个山野的花都一展芳容，所有花都以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声音，在绿色的韵律中飘动着一曲美丽而动听的声音。

当宋代的天空弥漫着：“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这时，我眼前的山中仿佛开着一朵朵清瘦的黄花，在风中以她特有的凄美之声，感召着大地，又以她特有的诗词魅力，一直鼓荡后人的心灵，这就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在文学氛围浓郁的家庭熏染中，由于勤奋好学，还擅长诗、文、词、书法、绘画、音乐，

真可谓才高学博，堪称一代才女。而这朵比黄花还清瘦的女人，她的词却骨肉丰满，情感充盈。当女人把自己比作花所充满的胭脂味让人们厌腻的时候，这时的李清照却把自己的忧愁和思恋比作“黄花”。这种“黄花”的凄婉之声，胜过雍容牡丹的明艳、带刺玫瑰的独霸……这声音至今仍让无数人销魂、迷恋。

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来形容旷世才女张爱玲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人们把她比作“像一朵掉在尘埃里的花朵。”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张爱玲，那就是玫瑰灰。灰烬里的那一抹淡淡的娇艳，瞬间灰飞烟灭。更何况她是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也同样有着名人多寂寞的经历。尽管她是掉在尘埃里的花朵，可这花开的声音却弥漫在整个空气中，让你闻之感叹，看之动情，思之落泪。她在《迟暮》中写道：“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这声音似一只重锤，敲击着暗室，可又很难走出啊。她是藕断丝连中的藕，炼石补天中的石。当她在孤独中走完自己的一生时，在生活中属于一朵遗世独立的花，而在文学创作上却繁花似锦。这些用她的孤独与才华和从心血里抽出的丝编织出的文学作品，敲击着人们的耳畔。这朵在灰烬里开出的花朵，让人们从中感受美的存在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一代才女心灵深处的辉煌与苍凉碰撞出的凄美之声，仍绕耳不绝……

这时我又想起了呼兰河畔的女作家萧

红。她心灵之花开放时的声音汇成了流淌呼兰河人民生活的简谱，鸣响在人们的心里。奔涌的呼兰河也因这朵花开而盈满了人间的真情，奏响了一个时代的长歌。当戴望舒到萧红的墓前去祭奠这位出色女作家时，他捧着一束火红的山茶花。而萧红那热烈跳动的诗魂，不就是一朵红山茶花吗！唯有红山茶这样花朵的意象才能契合萧红不甘寂寞、挑战悲剧的不屈英姿和热烈奔放的女性作家的情怀。也正是这种花开才激荡着呼兰河水滚滚向前，流淌着一个曾经生长在这里的一个女孩美丽的梦。这花开的声音伴着河水的涛声，在人们的心中鸣响。

从瘦黄花的凄婉之声中走来，从掉在尘埃里的花朵的孤独与苍凉中走来，从山茶花的热烈中走来……心中还带着淡淡的忧伤，耳边飘来这一朵朵花开的声音。听着这声音，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柔弱的花朵，无论开在哪个朝代，无论开在哪个地方，都以阴柔之美、激动之怀、热切之情、顽强之声低回委婉地在时代的天空鸣响，在人们的心灵里共鸣！

（作者：塔河县联通公司、黑龙江省作协会员，作品在《天津文学》《飞天》《海燕》《散文选刊》《中国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歌词近百万字。《花开的声音》被《中华活页文选》高一版选发。）

# 青 果

姜 凯



张新伍太嚣张了，我决心召集我的手下收拾他。我们定好在下午放学后，在李大嘴子烧烤店集合。三毛和大合子最后一节课没上完就跑出来了。他们咽着口水，让我先给他们烤几个毛蛋，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要集体给他们开会，人多才显示我的权威。已经快六点了，马六子还没有来。

马六子来了。我挂不住脸，吼着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样才能尊重我这个大哥。

他哭丧脸说，考试时我照别人抄，老师不仅罚我抄了一个小时的《学生守则》，明天晚上还要去家访。

我把他按到座位上，肉串和啤酒、饮料上来了。三毛子打了声口哨说，都别动。大

哥，你这么舍得出血，我们无功不受禄，你到底有什么特殊任务？

我心中虽不满，但一想索性就告诉他们，我咳嗽了一声说，今晚张新武在松辽诊所出来时，你们给我出口气，揍扁了他。

马六子腾地站了起来说，我可不吃了，要出人命的。再说，他那身腱子肉，他不得废了我们几个。

我看其他人都低头不语，就又改口说，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至少让他青乌眼，打腮红，或者掉两颗门牙。他总是半醉半醒的，连走路都不稳。

我说完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就把三毛子拽出来，附在他的耳边小声说，张新伍偷偷

地把我家原来的小保姆莉莲睡了。她是我小妈的表妹，那时老爸中风没好，所以雇她来侍候老爸两天。小妈当时炸窝了，逼着他们俩把亲定下了，而且两家人都见了面，小妈给了莉莲三万元的礼金。现在她到县城饭店打工去了。可是这张新伍不要脸的最近又腻上了人家蔡家诊所的小护士廖娜，那天他还亲了人家一口。

三毛反问一句，和你啥关系？

我结巴了半天说，反正我看他这样就是不顺眼。

三毛骂了声，狗家伙，不是人就收拾他，定了。他扯着我的手说。

烧烤店胖老板娘边开啤酒边说，别喝白酒就行，几瓶老啤酒，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一泡尿泔没了。

几个小子风卷残云，吃完了喝完了，我看到墙上的挂钟已是七点零一分，这个时间他会从诊所出来，去齐老猫家打麻将，深秋这个时间人影绰绰，他也看不清谁的。

我们到了李家果树篱笆墙下蹲着，那里有两棵沙柳正好遮挡我们。这时大合子跑过来说，我就说吃不了肉串，又喝啤酒，我肚子疼，去拉稀了。三毛捂着鼻子推他一把说，去远点拉着，别熏着我们。大合子一晃消失在夜色中，我心里算计着他妈的又溜了一个。果然，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听到一阵窸窣窸窣声，有树枝折断声，转身一看，马六子跳进果园里去摘果去了，一阵狗咬人喊，他消失在果园里了。就剩我和三毛子了，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有点

为难，问他就我们俩行吗？他吐了一口口水，骂了句都是狗熊，干。给他点甜头，我看他就不顺眼。

我正迷糊着，三毛子杵了我一下说，你看，我睁开眼往小路一瞧，张新伍穿着花格子衣服，带着酒劲摇摇晃晃过来了。三毛子从沟里掏把稀泥，一跃而起扑上去，一把呼在他的脸上。我也窜出去抓了把稀泥塞在他的裤裆里。他抓住了三毛子，俩人一顿撕打，三毛子一个腿绊把张新伍掙倒了，我们俩一人送他一记老拳让他的脸上挂了彩，之后撒腿就跑了。

我不能这时回家，回家就露馅了，再说三毛子是顶天立地的哥们，我们要喝个痛快。我虽然口袋里的钱花光了，但是我去回龙食杂店赊了一个烧鸡，两瓶花园白酒，两瓶矿泉水。我俩跑到了我家渔塘窝棚和守夜的老夏头把一瓶酒都喝了，那只鸡只吃了几口。临走时我把那瓶酒和剩下的烧鸡扔给老夏头，告诉他谁要问就说我和三毛子天刚黑就来了，喝了一夜的酒，因为三毛子和女同学小翠吹了。

我是在三毛家睡的，早上才回家的。小妈问我去哪了，我说在老夏头窝棚了。小妈说没带女孩子吧？我说你问老夏头去。小妈说你吃饭去，包的韭菜鸡蛋饺子。吃完上学顺便去诊所看看你老叔。我往脸上抹着护肤液，头也没转，漫不经心地问，又咋了？没正事。小妈说不知道又和谁喝多了打在一起。

我心里骂着狗屁的玩意，真有艳福，又把他打到诊所去了，故意吃饭磨蹭直到还差

两分钟上课了。小妈催我快上学，我撒腿直奔学校而去。

那天下午放学在阿诗玛超市逛了一圈，我买了两瓶绿茶，碰见派出所的王大警棍在闲逛。他喊住我，说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找你问一个案子。我心里一沉，买了两盒凤凰烟在门口外等他。我先揣在裤子口袋一盒，把另一盒打开在外面假装要抽，抽出一支。果不其然，他举着凉帽扇着风什么也没买出来了，我知道这小子花钱太仔细，一个月七八千元舍不得花，全交给唱戏的老婆了。

他看见我在抽烟，走上前一把抢过去，叼在嘴里点上，问，张晓帆，上周日的晚上七点多钟，你干啥去了？

我挠着头想了想，都多长时间了，谁能想得起来？嘛事？

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扬手打了一巴掌，骂道，兔崽子，你知不知道张新伍那天晚上被打了？

我说他和我有一角钱关系吗？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他伸手抢过我手里的那盒烟，塞在裤兜里，说，你要知道谁干的，我请你喝扎啤。我对于揣在裤兜里的那盒烟很满意，用右手又按了按，好像怕它丢了。

他扬扬手要走，我说，警官，你不提他倒好，你提起来了，我向你举报一个黑社会人物，你抓不抓？有没有奖金？

他向空中吐着烟圈，说扯淡，黑社会早就搬到大都市玩去了，谁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混？

他不想听，抬腿要走，我打了他大肚子一下，说真的，你不听我找李所长去了，你可拿不了一等功。他这才将目光从街的一群花里胡哨的女人中收回，认真地看着我，说，是哪个？快说。

我说，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张新伍。我从裤兜里又掏出另一盒烟，塞到他的手里。

他猛然哈哈大笑起来，骂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他妈敢告你老叔？

他笑着时不忘把那盒烟塞在上衣口袋里。突然他不笑了，又骂起来，那狗日的张新伍，见着我洋气得很，人话都不会说，你说说看看他怎么个黑社会？

我见他是认真的，就把他拉到旁边卖冰糕的桌子旁坐下，要了两份冰糕向他慢慢地说。

我说，他第一，纹身。左臂是美女，右臂是剑和斧头，前胸是飞龙，后胸是虎头。二是他有一伙小兄弟昼伏夜出，他偷我老子鱼塘里的鱼，出去卖。第三，那我就先不说了。

王大警棍很快就把冰糕吃完了又要了份。吃完了之后，又点支烟慢吞吞地和我说，咱们枫林城纹身的多了去，成千上万，他张新伍算他妈老几？至于卖他大哥的鱼，算事也不算事，家贼算贼吗？

他站起来擦擦嘴要走，我急了，站起抓住他，他有些激了，用手打开我的手。

我是朝小妈要了五十元钱买了绿提子和火龙果去诊所看张新伍的。我知道廖娜喜欢吃这些，之所以去诊所看张新伍是因为他以

点滴为名，天天扎在诊所。二是我把水果送到那里，他碍面子肯定会把水果全送给廖娜的。诊所只有两三个老妇女在点滴，张新伍侧着脸躺在床上正在翻一本《读者》。我想应该是廖娜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买过书。他身边放着一把金灿灿的萨克斯，那是因为廖娜喜欢弹吉它，他为了追风，特意买了它。可是他拜了几次师傅，到现在那东西还是摆设。而她坐着的桌子旁边放着几本书，她正在认真抄写什么。

我提着水果进了屋，他很惊讶，一翻身坐了起来笑呵呵骂道，兔崽子，还生老叔的气呢？老叔手重了点，等好点了，请你吃大虾。

我没理他，用手捂了捂上次被他踢过的大腿，眼泪似乎要掉下来。廖娜只是抬头对我笑了笑，就又低头写着什么。我把水果放在她桌旁，说我不给老土匪吃，让娜姐姐用。可是放在她身边她只是微欠一下身子，对我笑了笑，又低头写东西了。

我心里一片失落。张新伍向我嚷道，小屁孩，别烦你娜姑姑，人家正在复习准备深造考试呢。

廖娜的吉他就挂在墙上，我喜欢这把吉它，想上前去摸一摸，可是却被张新伍喝了一嗓子，我只好收了手。

我转身撒腿就跑出门去了。今天是周六没有课，我那帮弟兄都远远地躲着我，就连三毛也没有影子了。我一个人好没意思，拖着两条腿走了，到了红尘河边去扔石子。

廖娜她怎么了？难道真的要那个流氓

好吗？那可惨了。

认识她是在她从专科医校刚毕业回乡的那年夏天。那个暑假，我和三毛子、大合子、学君去河里网鱼，我水性太差，只会几下狗刨，还不太利索。网了一上午，收获得可怜，只网着了几条小白鲢。没有人喜欢吃，又瘦，刺又多，我们把鱼摘下放了。大家没意思，开始下河洗澡。我胆小，只肯在边上转悠。可是游了一会，禁不住诱惑，在他们几个招手中游入了河心。等他们游累了上岸时，我游不动了，腿突然抽筋，扑腾几下子竟沉了下去。

大家把我救上岸时，我肚子灌满了水，人已经过去了。三毛一边给我控水，一边喊人救命。正巧，她没事来河边照相，扔下相机便跑过来施救。

我醒来时，清楚地记得是一张柔软的唇正对着我的嘴呼气。她吐气如兰，双手还在不断地在我的肚子上挤压。我醒来了，蓝蓝的天空背景下是一张毛绒绒天使的脸。她笑靥如花，如瓷器的牙闪着洁白的光。她在欢笑着喊，他醒了！他醒了！真是上天保佑！

从那天起，我就常常失眠，晚上翻来不去，就是睡不着。要么是绿波涛涛的河水扑面向涌来，要么是我沉入河底看见人骨骷髅在向我笑着。每次我都吓了一身冷汗，但是当我看到窗台上星空背景下那朵盛开的玫瑰，我就会想起什么，心就安宁了许多。每天每夜睡觉前我都重温一下那玫瑰花的的笑容，才能入睡。我无数次，在梦中都迷失在漫步在荒野中。

我从中午一直坐到天色漆黑，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跳满了天空，都跳入了水面。今天心情实在很糟，只穿一件裤头，把其他衣服都脱掉了，就跳入了水中，我勇敢地往河心游去。我眼前只有那朵红玫瑰的影子，她就站在河心处向我笑着，向我挥着手。

我勇敢地向她游去。

尽管我用了力了，可是我还游不动了，我傻了，心想这下子完了，什么三毛子、大合子、学君，张新伍，还有那朵鲜艳的玫瑰花。然而，我脚却踏到了软软的河底，抬头仔细看芦苇丛生，我竟然一鼓作气游到了对岸。

我多想在芦苇丛中睡上一觉，梦里感受风吹苇涌，里边蕴藏着千军万马在跃跃欲动。月亮滑行在云里云外，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看着我的笑话。我多想那张玫瑰花一样的脸庞看着我，好给我勇气再横渡回去。月亮又从一大片云中游荡出来，皎洁的面庞，笑盈盈地看着我，我在心里暗暗祈祷我的神，给我力量吧。我太累了，可是我不敢。

我游到对岸时，已经筋疲力尽了。冷风吹过我打了几个喷嚏。

其实张新伍十七岁就闯荡江湖出去做买卖了。起初是跟着一个演唱团出去给人吹萨克斯，后来又在南方大城酒吧助唱，到最后自己开酒店。他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但最后毁在一个叫柳风的女人手中。她是当地一个涉黑的煤矿老板的干姑娘。他离婚娶了柳风后不知天高地厚，在外面花天酒地，玩女人，结果这个女人狠了心，坑光了他的钱财。他

碍于她的黑社会干爹敢怒不敢言，最后落荒回乡。爸爸从小就溺爱这个弟弟，即使他回来不干正事，无业游民，他也从不责怪他。张新伍回来那年，就占了我的书房，使得那些可怜的书籍都静静地藏在我的床下。今年春节过后，我向老爸要了一千元钱买了一台山地自行车，结果让张新伍骑到城里会朋友，在酒店吃饭，让贼偷去了。为此我们两个大吵了一顿，我激动过度，骂他南方佬滚回去！激怒了他，打了我一顿。我找老爸评理，他还是偏向他。我赌气出走，结果张新伍终于害怕了，雇了台出租车追到城里，向我鞠了一躬，才把我整回去。我们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廖娜救了我，我始终想把这情还过去。那年的秋天，农历九月初三，我打听出来是她的生日。我去花店给她买了三十朵玫瑰，给她送到了诊所。

她问，你不好好上学，乱花钱。为什么送她花？

我结巴地说，谢谢你救了我。

她接过花放在桌子上，很平静地说，也是碰巧遇上了，再说别的医护人员遇到这事也会上前的。如果是感谢的话就不能收。我脸涨红了说，祝你生日快乐！

她听到这句，向后退了几步，脸色涨红了急切地说，你一个小毛孩子送我什么花呀？这算什么呀？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转身就跑了。后来我才得知，她把那束花转送给诊所的女老板了。

那天傍晚，我放学的时候，家门口来了一辆灰色面包车。下来六个人，一对白头发夫妻，还有小莲，后面跟着三个纹身的壮男。进屋后才知道他们是小莲的父母，还有她的堂兄堂弟，他们是为小莲的婚事来了。来者气势汹汹，小妈和老爸又点烟又倒茶，一直在陪笑。还给了我一张大票让我去老黄家食杂店买了二斤瓜籽，一斤奶糖，三斤苹果回来。

小妈打手机喊张新伍回来了。他刚进屋，那三个纹身的男人就翻脸了，嘴里向他骂着脏话。小妈激了，拍着桌子喊道，你们太不像话了，还拿我这表姐当不当回事了？你们再这样我翻脸不认人，报警了。他们不骂脏话了，小妈把我推出去，关上了门。

我贴在门外听，里面激烈吵了半天，突然没声了。我吓坏了，以为他们动手把老爸和小妈他们害了，从门口拾起一把上了锈的斧头，站在那发抖。突然门开了，老爸一瘸一拐地和他们出来了，边走边嚷着，这回好了，亲戚做成了，亲上加亲，喜上加喜。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发愣，就狠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喊道，小帆，发什么呆，快去镇上巴老虎火锅店，定个十二个人大包间，请小莲你婶子一家人吃饭。我还在发愣，见张新伍垂着头，走过我身边努了下嘴，摇摇头，过去了。小莲脸涨得像红苹果，走过我身边停下，用手指掐了我的脸一下，说，淘气鬼还叫不叫我布娃娃姐姐了？叫我婶子。我一听马上明白咋回事了。天哪！真是喜从天降。我像一只花喜鹊一样，吱吱喳喳喊着，婶子，

婶子，可爱的老婶子！美丽的老婶子！小莲的脸更红了，她一把抱住了我，亲了我的脑门一下，紧张得全身抽筋般地抽在一起。小莲放开我，偷偷从包里抱出一张大票塞在我的手里。那三个纹身的男人，也笑容可掬地走过，装模像样地拍拍我脑袋。

我撒腿就跑向饭店，心快要跳出去了，我真想马上跑到诊所告诉她这个秘密。可是，我暂时还不能。

廖娜不是我们这个镇的，但是她姥爷家却在这个镇上居住，由她的舅舅和舅妈抚养。可是他们经营着老年活动室，也就是麻将馆，也难得天天侍候多病的老人。廖娜大专毕业后为母亲担忧，就来到我们这镇上诊所的打工。平时住在姥爷姥姥家，好在诊所不忙，一天做三顿饭还是有时间的，老人有了病也能够及时治疗。老人家有三四亩地的李子树是晚熟品种，基本上在七月份成熟。每年收完李子往外批发时，都雇人。自从我落水被救上来之后，每年这个时节我老会偷偷一请两三天假，来帮着他们收李子。

那是我一年中最累的几天，我戴着一顶被剪去一圈帽沿的草帽，戴着从张新伍那偷来的大墨镜穿梭在人群中。那几天廖娜也会请假的，忙里忙外，送水，组织采摘，和上货的水果贩子讨价还价，过秤，记数字。我也是在她身前身后忙着，身上背着一个大保温壶，里面装着老爸泡的冰糖枸杞水。身后的背包里面装着三条粉色、白色和柠檬色的毛巾。她纤弱的女子干起活满是拼命的姿态。衣服湿透了，显现胸部的轮廓，我不敢直视，

低头递给她毛巾，递给她倒上了枸杞水的水杯。她忙懵圈了，接过毛巾胡乱地擦完再递给我，接过我的水杯扬头喝下去了。我在她身边偷偷闻着她身上茉莉花的香气。起初我猜想，那是她的体香，后来我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一定是她喜欢茉莉花香，所以掉了那种香水。我把毛巾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恐怕那汗中的香气跑光。

大家坐下来休息时，她汗水淋漓地转过头来突然凝视我，问道，你不是在上学吗？跑到这里来混什么？

我装作若无其事，低着头用木棍子在沙地上胡乱写着 2121212121……

她低头看着，突然一拍在腿说，我明白了，你爸把你的钱袋子攥紧了，你想挣点外块。

我笑了，点点头。

她问，你的水壶里的水咋那么好喝呢？我说，小妈怕我口渴，特意给我泡的枸杞蜂蜜水。

她摇着头笑了，说，天哪！我这么有口福，能够喝着小妈泡的水。

我突然附在她耳朵旁告诉她，下个月，不，是在十月一国庆那天，张新伍就和小莲结婚了。

她听了，微微一愣，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往地上呸了一口，笑着问我，和我有关系吗？你什么意思？哦，那就是说要吃喜糖了吧？

我看到她眼神不像刚才和我说话时那样有光芒，而是暗下去，乌云密布，好像要下雨的感觉。我连忙跑了，上树去摘李子。

她好像不在意，和那帮干活的男人开着玩笑。我插不上话，只好边干着活边偷偷地观察她。张新伍来了两次，我悄悄地藏在树后。可是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一点活干不了。起初廖娜只是和他开了两句玩笑，问他是来学雷锋做义工来了？然后她就板起脸计数搬筐，就当他不存在似的。他摇摇头搭讪着，溜了。我心花怒放跑出来，更卖力地抬抬扛扛的，还一度爬上树去采摘李子。

那满树的红红紫紫的透着光亮的李子，让人口中流着口水，可是怕廖娜看见我嘴馋，自始至终没敢摘下一个吃。

两天的采摘活干完了，廖娜追着给我一张大票子，我拒绝了。她睁着一双怪眼大声问我，你不要钱到底是要什么？

我泪水突然夺眶而出，急忙跑开了。

张新伍的那支萨克斯挂在走廊的墙上，无人问津。上面已经落上灰了。那时，张新伍和廖娜正打得火热时，他背着它回来了，一下子把它摔在床上，跺着脚骂了两句什么。我坐在门口逗小黄狗阿花玩，假装没看见。小妈走过去问怎么了？他骂了半天脏话才说，原来他在诊所时，廖娜的几个医校同学来看她来了。他显摆刚学会的《茉莉花》，可是吹上头一段时，就走了音。廖娜的一个奶油模样的男同学，嗲声嗲气地抢过萨克斯，当即吹了一首《回家》。他人看上去文弱，可是萨克斯却吹得却不含糊。他吹得深沉而平静，回肠荡气，真叫人服。更可气的是，廖娜一直在捂着嘴吡吡地笑，后来她又鼓了掌。

张新伍发誓言，不再见廖娜的面了，要把这萨克斯拿去城卖掉。

起初我拿下来玩过，被他遇见喝斥一顿，说那玩艺是上千块钱买的，弄坏了赔不起。我现在看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趁机走过去了。我闷着头走过去，对张新伍说，咱俩讲合吧？他伸出大手一推说，去，去，一边去，我烦着呢。我转身就走，边走边说，你张新伍是大管道，那么有名气的人跑到城里卖萨克斯，那是让镇上的人知道会笑掉大牙的。如果让廖娜知道了会更瞧不起你。他喊道，兔崽子，你站住，你啥意思？我说你不如五百元卖给我，再加上你只上了几天的萨克斯培训班，也送给我，算买一赠一了。他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歪着头看我，说，你哪有那些钱？我回了房间翻箱倒柜，硬是凑了二百九十元零钱，又向小妈借了十元，递给他。他嫌不够，不接。后来还是小妈担保，我给他白纸黑字打了二百元的欠条，才把萨克斯递到我的手。

他带着我和萨克斯到了镇上的唯一一家音乐培训之家，找到了梳长发的萨克斯老师，做了交接。

我学萨克斯比学习用功。晚上在音乐之家学完了，我又跑到镇郊上的小灌树林去练习吹奏。漆黑的树林，有时会窜出一条小黑影，不知是野狗还是野猫，转眼消失在夜中。有时会从远处的树上，传来几声怪鸟的叫，让人毛骨悚然，吓出一身冷汗。我拿着她用过的毛巾，擦擦冷汗，眼前一亮，血就沸腾了，胆子就大了，就能吹出混圆的音符。

我进步很快，差不多学了半个月就能吹几首完整的曲子，只不过是气力不足。但是长头发老师说，你可比你叔上进多了，他不是学不会，来了培训班，眼睛就不够用了，搭在哪个漂亮女孩子身上就下不来。

我总想找机会去在谁的面前显示一把。我甚至逃学跑到大野地里吹萨克斯。茫茫大地，野草野蒿满眼黑绿色。萨克斯凌厉的声音刺破云层，一首戴夫·考兹的《我相信》，在天空飘荡，振人心弦。我终于能一口气完整地吹完这首我欣赏已久的曲子了。我先向长头发老师报捷，可是他却冷冷地对我说，你的目前主业是学习，而不是逃学来这里学什么萨克斯。我很惊慌，他怎么知道这件事。他递给我一张纸。我看到了是班主任车老师找到家里后，遇到张新伍了，所以又找到这里了。车老师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来上学，校长就要开除我。我只好返回学校抽出时间晚上去学。

谁料我初中升高中，竟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去城里的高中上学得是议价生，拿五千块钱。小妈不愿意了，附在爸爸耳旁说了些小话，把我学萨克斯逃课不上学的事和他说了。老爸立马就翻脸了，拄着大棍子要打我。我跑出屋门口，张新伍堵在大门口在冷笑。我几步跃上鸡架，向上一窜搭上了高高的墙头翻墙而去。

翻过墙时，我的手被墙上的铁蒺藜划破了大口子，鲜血淋漓。我只好捂着跑到了诊所。廖娜背对着门口，斜坐在椅子上正在给两个挂掉瓶的老爷子弹吉他。我听出来弹的

是《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站在屋地里咧着嘴傻笑着听这曲子。廖娜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连忙回头，看到我的手在流血，连忙放下吉他，找纱布和消毒水，给我止血包扎。

她问，一天天毛手毛脚地怎么了？

我说，不小心，上树被树枝子刮的。

包完了我要给她钱，她打了我一下，说淘气包子，我还等你明年去给我收李子呢。

我眼圈一红附在她耳旁说，好像没机会了，我去城里打工了，别和别人说。

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什么？瞎扯。我嗅到她呼出的气息，头脑发晕，立马就迈开步子就跑了。

跑出去时，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我开心地笑着，这个口子刮得真值！我拼命地跑出镇外，在大路口上截住了辆东去的大客车，急匆匆地跑上去，开始了我的打工之旅。

到了县城已过晌午了，我肚子老是咕噜噜响。我得先把活找到，然后再喂饱肚子。我沿街一气走了十四五家商铺，什么包子铺、火锅店、海鲜店、馒头店、鲜花店等，不是人手够就是嫌我岁数小。无奈，我坐在马路旁的道牙子上，瘪着肚子望南来北往的车在流动。我口袋里只有小莲婶给的那一百元，望着人来人往的人群，我觉得自己可怜，

这时一个蹬三轮车拉了一车水果的老头在奋力地往上坡蹬车，可是任他怎么用力，车子却慢慢地停住了，而且还要往后退。我连忙冲上去，用力推着，老头也下来了用力推着车吧。终于推上了坡，他停下了，抓起车上的水壶喝开水，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

几元钱，递给我。我摆摆手说，我不是在路边干这个的，我是趁暑假干活打工的。老头想了想说，你在后面推着，跟我走吧。

我在那家老头的水果店干了半个月，起早贪黑的实在熬不了，就提出不干了。他给了我五百块钱，打发我走了。我想家了，临走时上大巴车前，给老爸和小妈清真熟食店买了二斤酱牛肉。

我以为会挨打，谁想到老爸和小妈都哭成泪人了抱着我。当时都报了警，在电视台发了寻人启事。我只好献上酱牛肉，他们俩个不哭了，提着牛肉进厨房了。

我急着想见一个人，总想着在她的面前吹首萨克斯曲子。那天上午我背着萨克斯，进了诊所，大失所望，廖娜不在那里。给人打针的是一个漂着湖蓝头发，胳膊上纹着三朵鲜红玫瑰花的小个子姑娘。

我急着问廖娜呢？那个小姑娘吞吞吐吐地说，她不干了，好像有病了。诊所的女老板胡医生说，谁知道是张新伍要结婚打击的，还是她姥爷去世打击的？晚上睡不着觉，大把大把掉头发，好像去城里治病去了。谁娶媳妇娶个秃子？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头皮发炸，背着萨克斯就跑了。

我沿途飞跑着，吓得路旁的鸡鸭鹅狗乱飞乱跑。我诅咒着多云的天气，讨厌的乱飞的燕子，没完没了刮来刮去的秋风。我想骂张新伍，可是一想，人家张新伍早就与此事无关了。我想骂贱货胡医生但是骂不出口。我没头没脑地跑着，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

反正是篱笆墙，里面一棵棵树，我一跃而过，跳过篱笆墙。我折了一根树条，乱抽打那些树一气。抽打累了，就捧起萨克斯，想用力地吹起《我相信》，可是烦恼又来了，我相信什么呀？这世界你能相信啥？我又吹起了福斯托·柏佩尼的《别相信》。音符在树叶和枝条间激荡，几只蝴蝶飞来飞去，两只蜻蜓悬在空中，似乎听傻了一动不动。我仰头看着，气消了许多。

从我身后走出一个女人，我几乎不认识她了。她身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披散着头发，眼部发青，灰色的脸，没有一点血色，两只手绞缠在一起。我吓了一跳，跳起来想跑，可是仔细一看，就不是廖娜吗？她竟然变成了这样。我看看身后周围的树木才想起来，我竟跑到了她姥爷家的果园。

她几乎晕倒，我看到她干巴的嘴唇，一问她才知道，她有一两天没吃饭了。我急忙跑出去给买了几袋牛奶，一包蛋糕。

和她回了果园后面的屋子，让她吃了。她目光有了神采，抓住我的手问，你手好了吗？你跑哪去了？你家人都疯了找你？

我看着她，小声地说，真的去城里打工了。

她说，晓帆，听话，回学校去，你还小，有些事不懂。

我点点头。她马上对这支萨克斯感上了兴趣，问，它好像是张新伍的那支吧，只是可惜他吹不好。你怎么想到跑到这个果园来吹萨克斯了呢？

我怎么解释呢？别说多了，她正伤心呢，

我怎么能自私地胡说什么呢？我只能给她吹几曲吧。

她终于笑了，说，你一个小屁孩，赶上凯丽金吹的了。

一首《茉莉花》的曲子飘在空中。

我接着吹《我心永恒》《回家》，她听着听着竟哭了。

我连忙找手巾给她擦泪水，问她怎么了？她说，姥爷突发脑溢血去世，这时妈妈患了抑郁症竟然和父亲离婚了，现在医院强制治疗，突如其来的打击要垮掉了。

她抽泣着说，自己从医可是却治不了姥爷的病，治不了妈妈的病，她连活下去了勇气都没有了。接下来她什么也不说，就是默默地流泪。

我决心给她吹一曲《我相信》。音符破茧而出，起初低沉的旋律在述说着她的委屈，突然曲调一扬，好像风雨中一只海燕，在一次次的风暴中向前向高空翱翔。激荡人心的音符让她眼睛一亮，她在激昂的曲调中，用手打着拍子。随着曲中的副曲再度吹响，我用足了力气，让萨克斯的声音响彻小屋。

节拍一点点落下，她容光满面，扑过来捧住我的脸亲吻一口我的额头，泪水沾了我一脸。

她破涕为笑地说，谢谢你小帆子。你的这首叫什么了的曲子，让我懂了一些东西。以后和你说吧。

我说，这支曲子叫《我相信》，是美国的代夫·考兹的。

她站起来说，我懂了，我懂了。原来我

把你当作小屁孩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叫你小屁孩了，你大了，什么都懂了。实际上你成长了，比我还成熟了。你能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变为吹得这么好的萨克斯手，一定是读懂了什么，你成长了。告诉我读懂了什么？

我直视她的眼睛，像清清的湖水，我真想跳进去，我真想说出那句，我读懂了……但我不能说，我不能让她瞧不起我。因为即使我真的成长了，也是因为那个人。我不能让她看不起。

我说了，我不管多么卑微、多么小的小屁孩，我不能让人瞧不起。

她站起来开始收拾她的衣物，皮包。她说，我还有妈妈需要我去陪护，我要进修学习，好好学医。

我真后悔为她吹了那首曲子。

她收拾停当，背上背包要出门了。她用手指点着我的头说，忘了，还有你，马上回学校去，好好读书，别让娜姐瞧不起你。

我等了这句娜姐多少年了！

我点点头，突然扑上去搂住她，吻了她的面颊一口，我哭了。

她顽皮地笑了，说小臭孩，好好学习！

我不哭了，说，娜姐，你等我。

她愣愣地看着我，问，等你什么？

我迟疑了半天说不出口，她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装作不明白，紧紧地抱了我一下说，快去吧，傻小子，别胡思乱想，好好学，考大学。我等你，等你去看娜姐！

她走了，背着行囊消失在烟尘滚滚的大

路上。

七八年后，我大学毕业探家的时候，在县城的火车站下车。她手牵着一个手拿着七彩风车的小男孩也是背着皮包，在往出站口走。

我走过去，问她，大姐，去米镇怎么走？她看了看我，笑着指了南面钟楼的那边说，去那边坐大巴车就可以。

我轻声说了句，谢了娜姐！从她的面前走过，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微笑了一下，根本没认出我这个人。不过，我看到她领着那个小男孩的眉宇眼睛挺像我。

我的心只是像用针轻轻扎了一下，就又风平浪静了！

（作者：肇东市联通公司，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问花秋雨》，作品在《章回小说》《雨花》《椰城》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作品几十万字。）





摄影：袁伟

省系统集成公司



波澜壮阔

摄影：关卫宏

也许是上苍的赐予，不然这里怎能有如此浩瀚的林海在祖国的北疆呈现，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一切生物的栖息地。这波澜，足以让心情澎湃：这松涛，足以让激情奔涌！

文字：闫善华